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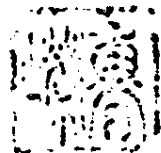
# 藝林外史

—原名瘦貓館

法郎士著  
李青崖譯

國文學研究會發行

1930



## 第一章

隆冬的狂風，在這人烟稠密的僻郭小鎮市上，已經鼓盪了好幾個日子。有一天，暮色又漸漸地把天空罩住。地面的積水，一窪一窪映着煤氣燈發光。被行人和馬蹄拖帶翻攪的爛泥，將簷前的便道和街道，都弄得漿糊似的。肩着工具的工人，端着從肉店中取出那供給夜膳而用兩個碟子盛蓋好了的牛肉的婦人，都昏昏欲睡地屈着脊梁在雨中行走。

各兌先生將身子緊藏在那黑呢外套中間，跟着這些平民，在泥濘的道兒上，朝着韶山的坡兒上走。他在那柄久被風雨所傷且如鍛羽巨翼一般地迎風搖擺的雨傘之下，



昂頭前進。他的兩頰，是朝前翻的；他的額頭，是朝後退的；他的面孔，差不多毫不費事便取得水平的姿勢；他的雙眼，不必抬起，可以從傘衣的破縫中，窺見這時灰黑的天色。他走着，走着，忽而急如病狂，忽而緩如欲睡，信步轉入一條泥濘黑暗的小巷裏面，沿着一條靠着浴堂而苔蘚蒙茸的木柵走去；他在遲疑一下之後，便走入一家小飯館中。這館中坐的客人，也和他一樣，穿着又窄又縐的黑呢衣裳，靜悄悄地在一種飽和了溫暖豬油味兒而又混雜了從間壁浴堂透過來的那惡心的布片味兒之空氣中間，吃他們的夜飯。

各兌先生用他的行禮方法，將頭向後一仰，而上莊重地微微一笑，和櫃上的女掌櫃招呼一下，便將他那頂被雨漂得透濕而開裂的帽子，朝壁上的銅鈎上一掛，自己就坐在一張油光射人的小石桌子前面了，一面用着考慮的神情，將頭髮拂了幾次。那幾盞且燃且嘯的紗罩煤氣燈，照着這漢子的羊毛般的髮髮，和他那副半被歐洲歷年冬季的雨雪所洗濯而實際彷彿齷齪的黑白合種的面孔的皮膚，以及他那雙指甲滿布白色星點而縐紋重疊的手。

他不招呼堂倌，也不通知掌櫃，只從衣袋中，取出一張報紙，高高舉起讀着。他一直到吃了那份早在衆客面前擺過的小牛腦袋肉的時候，才將報紙停了不讀。看着衆客都一個個地在風雨黑暗中走了。他一個人，咀嚼延宕，還拿乾葡萄含着。末了這合種人將水瓶中的涼水喝完，瓶底却只剩了一點渣滓，他抹抹嘴唇，折疊飯巾，將報紙插在胸前，用一種力士擒拿對手的姿勢，站了起來，取了帽子，向門口走去。等得一個腦滿腸肥的矮子，氣憤憤地從一張被油手污黑了的便門跛到這客座時，他已經在那店門外的潮濕而黑暗的世界了。他於是將腦袋微仰，給這飯館老板招呼一下。這胖子說：

「貴體好，先生，這天氣太壞，使大家都不舒服！現在，先生明天倘肯給我結結賬，就是給我做了面子。我並不是一個向您麻煩的人，這一層，您很清楚；但是在這個星期，我要付出一筆大的款子。」

各兌先生用着一種演說家和小孩子的音調回答他，說還有傍人也欠他的錢，說他明天一定走到那家報館或那家印書局討筆錢來，說他不知如何將這筆飯館的賬目忘

了，說自己覺得太無用。

這種答復的話，并不能欺誑這胖子，他哀聲說：

『那末請您不要忘記，先生。晚安，各兌先生。』

於是各兌先生仍然走入那被雨絲刺破的黑暗世界去了，浴堂巷飯館的淡泊食客中的最後一個，便於其中隱遁。無數的街道在他面前岔着。他取了那條上坡的道兒，暴風疾雨，將他圍困着，簡直也許想將他拔起。陡然暴風的勁兒更大了，從下三路將他的雨傘向上一鼓，那傘便翻轉過來。各兌先生先將這家用器具，重行翻轉使他復原；但是傘衣各處的破片，很像一面黑旗在旗桿上招展。他在這奇異淒涼的大霧下面，朝着戈丹街的陡峻而曲折的石磴上攀登。耳中只聽見鞋底在水中的響聲和暴風的奇怪而神祕的呼哨。眼中只有甚麼報館或印書館的經理的寡情而目的幻像，遠遠地幌着。他走完八十級石磴，便在一張掛着一盞微光如豆而左右搖動的燈的小門前而止住。末了他走了進去，輕提脚步從這房子看門人的臥室前走過。

但是有人隔着板壁連敲幾下，叫他轉來。他便有心無像地開了那臥室的玻璃門兒。一種尖銳不辨男女的聲音，從那開鋪的暖閣中射出，說在洗面架上，有一封信給他。

他取了信，再向那凝濕的梯子，走下五六級，便進了他的臥房。燭光一亮，他便愁眉縹緲的瞧着這信的套子。

自從許久，郵局永不曾給他送過好東西。但是，這回他將信拆開一讀，一陣天真爛漫的微笑，將他雪白的牙齒露出。他那被貧困所傷的赤子之心，向來偶爾遇着些很不算事的寬裕境界，也能自解。這時，他竟覺得有幸福地生活着。

他將身上的衣袋，都翻了過來，搜集了一點雜拌着麵包屑子和羊毛團兒的碎菸，塞在短菸斗中。以後，他便笑嘻嘻地鑽入他行牀中的骯髒絨毯之內，拿着這使他微笑的信，低聲念着：

「親愛的先生：

我現在同着我那偶早已送在南德讀書的兒子雷米，在巴黎經過。我很想閣下替他

預備中等教育考試的課程。我對於教育一方面，也和榜的一樣，永遠抱着進化的宗旨。閣下能於明日星期六午前十一時到我們住的巴黎大旅館午餐，商量這事嗎？即

問  
道安！

亞立多聖呂西啓。

各兌先生念完之後，將菸斗點燃吸着，於是完全被煙霧和夢想籠住了。這是何等有幸福的佳境，從這封望外的信札帶來他於第二帝國末葉，在巴黎的重要的民主人物

的交際場中，結識了聖呂西先生，並且他還來回看各兌。這時他回憶着：『那時正是我給世界大百科全書編稿時代。我住在塞恩街一家旅館的精緻客房中。並且我應該還有這和藹可親的朋友的名片。』於是伸着他的又黑又瘦的胳膊，從壁爐的擱几上，取到一隻盛滿了紙片的舊雪茄菸盒子，伸手翻着。

大約從前搬家，他曾經將那些從容地盛滿在一隻抽屜中的東西，一齊倒入這盒子裏，因為他此時開始到手的紙片，是一些最老的。他打開一個信封，使他將很遠很模糊的



紀念都提起，於是回憶着：『Y！這是我那個在聖保祿販咖啡的哥哥的一封信；他沒有在巴黎勾留過，他不像我一般，用理想去工作呀！』他隨意拿着讀：

『你應該已經從報上看見，知道布爾朋地方，有一陣颶風經過，將種植的東西都摧殘了。我此時已入一種困境。你一方面，你永遠在巴黎的謠言中間，捏造事故嗎？』  
『唉，可憐！可憐！』他撐在靠枕上微微嘆着。於是打開同出一手的另外一封信，他又念着：

『我不能給你寄錢，因為我已經將資本提出，預備購買一莊田業，便將存下的咖啡，在滯消之時貶價賣了。這事我做得很好。所以你應該懂得要我寄錢給你，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杜朗從巴黎回來，說你加入羣衆運動和城市暴徒之中。你一定要弄出許多聲名，並且使你的朋友們說你入了警察局。到了你日後倦厭這種獸子的舉動之時，便請你回到布爾朋來。你可以替我守倉。這是一種於你合宜的懶惰職業。』  
『守倉，替他守倉，這是何等冒昧的話！』各兌大聲這樣喊。

於是便將這封不恭敬的信扔開。盒子底層，都是一些非宗教式的訃聞，以及判詞，傳票，發票，報上剪下的小條兒。其中有一條，背面是一家修脚店的廣告，畫了一隻伸在小櫥上的漂亮脚，他拿正面的話一讀，那天真爛漫的面目，又發出微笑了。正面寫着：

「我們最勇敢的思想家之一，最奮勵的進化學業的勞工之一，雷禹尼翁島<sup>⑤</sup>的土著，<sup>⑥</sup>法蘭西的國民各兌先生，已經着手寫他的大著作：黑人社會的進化。這書的主要卷數之一，將於文學漏斗雜誌裏內，按期印行。」

咳！各兌先生留戀地回憶着，原來這主要卷數將要脫稿時，文學漏斗已經倒閉了。許多可惜的報紙和雜誌，剛好開花，便告終了！

末了，他在一疊名片中間，尋到他要找的名片。他注意瞧着，并且念道：

大	律	前	任	教	育	總	長
海	蒂	軍	總	長	亞	立	多
國	現	任	衛	委	員	會	長
							西
							聖
							呂
							西

在巴黎，住巴黎大旅館。

於是，在這煙霧迷漫的臥室中，各兒先生便想像那魁梧奇偉新從海蒂國<sup>①</sup>帶着無數的金子和微笑到巴黎的黑白合種人。末了他將燭吹熄，一會兒就睡着了。

他的夢境，發生了無數幻象，還夢見浴室巷飯館的老板，跛着走到跟前，用着和緩沈驚的樣子，連聲說：『替我想罷，各兒先生。』

到了陽光射進他臥室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光景，那雨點還滴個不住；這一線無味的光線，在未曾射到臥室以前，已經是重重減色了。這臥室只瞧見對面房屋的牆基，牆基上面都駝着五六層的樓。這牆的全體，都是凸出的，開裂的，生了綠苔的，滲漏水漬的，頂上那一層，還有一座意大利式的洋臺凸出一步，自然至少高出這臥室五六密達以上，所以便有一種永不消滅的影子，將臥室籠住了。臥室窗子和那牆，只被一條二三步寬的潮濕薰人的過道分開，并且這過道的地面上，幾乎盡是菜葉蛋殼和破爛的玩具。各兒先生醒了，朝着水蒸氣籠滿的玻璃窗子看看，便將他那雙笨重的皮鞋拿在手中，這皮鞋的底板，在地板上留了一道濕印。但是他只好穿上，胡亂梳洗了一會，拿着破雨傘，便離了

臥室了。他從看門人臥室前經過，對着內面說了一聲：

『馬丹亞力山大，你的賬單，我正在籌劃呀。』

他再向戈丹街的石磴，走上了那最高的十級，便在泥河一樣的道兒中，沿着那些雜亂的製造牛酪廠和木器廠前走。一會兒到了勒畢克街，從一家打貨物包裹的店前經過，他瞧見兩根麥草，在階石上被濕泥粘成個十字架，便停了一下，不敢在上踹過。他對了這惡兆頭罵了幾聲，——因為他和傍人一樣，也承認踹了十字架，是一種有禍的預兆，——然後收回高尙的靈魂，昂起無上的腦袋走了。并且還裝着思想界的上將的威風，一直向巴黎中心前進，手中撐着那把損壞不堪的八骨雨傘，這卻又很像野蠻民族的上將用的複雜軍器。

① 紹山(Montmartre)是巴黎北部附郭鎮市到中心熱鬧街市必經的大路。戈丹街和勒畢克街都是這大路旁的捷徑，也都是生活困苦的人所住的地點之一二。

② 合種人(mélangé)專指黑白母或白父黑母所生的子女而言；至於 Métis 的意義，則包括紅白二種混合的子女及雜種的動植物而言。此書有三個黑白合種人：(一)各兌，(二)亞立多聖呂西，(三)雷米聖呂

四。

③ 拿破崙三世稱帝時代，爲法蘭西第二帝國，於一八七一年終止。

④ 布爾朋 (Bourbon) 是印度洋南部一個法屬的島，在馬達加斯加島之東北，現名留萬尼翁島 (Reunion) 產咖啡甘蔗最多，然易爲農場所摧殘。

⑤ 參看④。

⑥ 土著 (Créoles) 指純血白人在殖民地所生的子女而言，報紙言各兌爲土著，殆諱言其爲合種人。

⑦ 海蒂 (Haïti) 共和國在海蒂島，此島爲大西洋印度羣島之一，位置在古巴島之南，於十五世紀之末，爲哥倫布所發見。初爲西班牙人殖民地，嗣後法蘭西人亦行加入。居民分爲黑白合種及純粹黑種兩種。一八〇一年居民宣告獨立，建設帝國。一八四四年改爲兩共和國：東部爲陶米尼干共和國，居民多合種人，用西班牙文；西部爲海蒂共和國，居民多黑種人，用法蘭西文，其京城名視王埠 (Port-au-Prince)。

## 第二章

亞立多聖呂西先生是親王埠 ① 一位富商的兒子，曾經在巴黎肄習法律，後來因為參預海蒂帝國的皇帝佛士丹一世加冕典禮，便回到海蒂去了。他是一個有錢的合種人，對於黑色朝廷，很能小心翼翼。並且不避艱險，使皇室從他的出力地方，知道他對於黑色政治的統治者，竭忠輔助。後來被任為海蒂帝國的總檢察長，他善意地槍斃許多國民。末了又奉到旨意，掌管教育部和海軍部的印信；但是他看到有一種潛伏的強硬抵抗力，逐漸加增，便辭職到法國來游歷了。

他在巴黎，得了許多熱烈的勸告，便加入那斷送黑色帝國的革命事業，於是回到海蒂，被舉為衆議院議員。他在議會唱的第一齣戲，就是提議設立一座表揚那些被獨夫所摧殘者的靈魂的紀念建築物。實際在這些被摧殘的人民之中，很有幾個，應由這前皇室的總檢察長，給他們一塊墓地。

這議案付了審查，隨後便通過了，國民聖呂西被任為執行這件國建工程的藝術委員會的委員長。他悟到了他由這委員長的地位，所可引出政見。僅僅有幾個人，在島內放幾槍時，他便取了護照，跳上海船，到法國來找藝術專家，計畫這紀念建築物。他因為那些小戲院和談政治的咖啡館，非常留戀巴黎。大概二十年之後，這種委員會依然要行使他的職務，不能告個結束。

亞立多先生是一個很美的黑白合種男子，身軀既然偉大，亦復矯健。他那副銅色的大臉，雖然配着一個平的鼻子，但是丰采神情都很雄偉，尤其他額角上部的紫銅色頭髮，最為美觀。他絕不遮掩他那壯健的老人風度，留下了一部剪裁合度的花白鬚鬚。他最愛

清潔，常常穿着白的背心和漆的皮靴，灑點清淡的香水。

他的強健的項頸，在他所穿的英國式的小禮服之內，豎得很直，他一來一往地在旅館的房中散步，一面靜候他請的那教讀老夫子；至於他的兒子，却拿着鉛筆在書本面上畫了許多小人，他的僕人在爐傍桌上，端整那預備用的三副刀叉盤碟。

滿房擺着些建築物的模型，圖案的草稿，照片，地圖，射影圖，水彩畫和工程計劃的文件，這些東西，都是和那獨夫的犧牲者的紀念建築物有關的。有一個表面滿畫着金色的棕葉的方底尖角塔，在小桌上擱着，還有一個瓦製的柱形紀念塔，牠的頂上彫了一個有翼翅的猴子似的東西，柱面刻着「紀念黑人爭自由權的英雄」幾個字，在書桌上擱着。有一張照相，靠在火爐壁几上的大鏡之前，照相攝的是一座極高大的墳，墳前站一個黑女，手中拿着一捲半開的紙向墳上攢着，紙上寫了「藝術委員會，會長爲聖呂西先生」幾個字。此外却沒有旁的了。

地板上擱着一隻半握半開的手，一隻巨靈之掌一般的手，從一幅衣袖式一般的幔



子中伸出，指尖上掛着一塊牌子，寫着：「安置的詳細辦法，見計畫書E D十七號。」

三份金黃刷亮的麵包，擱在餐桌上。聖呂西只管看着壁上的掛鐘，或者因為那和着蛋白的麵包引動了他的食慾，或者又因為恐怕還要等候多時，所以他那雙從那略垂的眼瞼中發出很和悅光彩的眼，忽然射出兩線黃光。但是僕人引導各兌進房時，這雙眼仍然變作和悅的了。他起初只看見在各兌下頰之下和他的白色棉布領結之上發見一個長大的喉結，這就是他行禮的樣子。

「這是我兒雷米，」聖呂西說着，一面引一個少年人向各兌介紹，但是這少年正丟開一張沒有畫完的草稿，懶懶地走了過來。

這是一個很純粹的青果黃色皮膚的美少年，他一雙悶悶不樂的眼睛，悄悄地四面瞟着，並且彷彿伸起那張大嘴，尋覓饕餮的幸福似的。

大家都上了餐桌。聖呂西的身材，比各兌的要寬一倍。海蒂國的合種人的臉色，是火熱而金黃的，和相對那個人的黑闇無光的兩下一比，覺得格外像是一個有錢的人。原來

這個布爾朋島的合種人的臉，不僅瘦削而縐紋重疊，並且污垢甚多。但是他臉上的天真爛漫的神情，又能使人發生那憐惜慧犬和落魄的才人的同情。

聯合他們的事情，便在那些炒腰花和白糖拌小豌豆的中間，開始商議了。各兌提出幾件解釋，他拍着他那未來學生的肩膀說：

「那末，朋友，我們定要到那老大的大學裏內，取個學位嗎？」

亞立多先生的話也引上來了，他有意無意地搓弄麵包屑子，便說：

「親愛的各兌，我當初寫信給您談這件事情，爲着找您的住址，很費了事。這是白郎特……您大概知道那成衣匠白郎特呀，他偶然發現到的。彷彿他也找您。」

「這也許是有的事，」各兌彷彿擱開甚麼物件似地用手向空一揚，一面卻這樣回答。

「我想請您給我兒子，預備那應付中等教育考試的功課，使他能成一個人，這個我已經寫在信上了。」

各兌把背靠在椅子背上，把臉橫向空中抬起，說道：

「在一切事情未曾提到以前，親愛的聖呂西，我應該向您發表我的誠意的宣言。我是不可動搖的，對於我的主義。我是一個鐵漢，傍人能殼折斷我，但不能屈我。」

「我知道，我知道，」聖呂西繼續搓弄他的麵包這樣說。

「我將授給令郎的教育，是一種完全的自由教育。」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一定能殼很體面地使我們的雷米，在公民的中等教育的考試及格。我打算使他多得點做海蒂國議員的知識，少得點可以受那大學獎金的知識。唉！傍人把「倨傲老神女」的名稱，做那大學的綽號，我覺得很對。」

這個前任總長本是個辯論家，並且很有經驗，他向各兌用睫毛使個眼色，要他別在學生之前，把事情說得如此容易。但是這自由的教師，被他的偏私理想的高尙激動，還繼續說道：

「那大學是專賣的機關！那大學是陳舊古董！那大學是仇敵！對那大學宣戰！」

接着又用手拍這個略帶驚訝而不甚以他的議論為奇的少年合種人的肩膀說道：

「我的朋友，倘若我教您預備這種考試，我就把原始的真理傳給您了。等到我給您的功課完了，您到瑣爾朋，<sup>①</sup>站在典試委員之前的時候，與其說他們是您的審查員，倒不如說您是他們的審查員了。您可以對那些自命為卡羅和戴揚潔的先生們說：「我有主義，各位却沒得，這是鐵漢，這是各兌，造成了我的思想。」哼，他們總有一天會認識我，這些先生們！」

在這演說之時，那非常安詳的少年雷米，卻祇暗地把糖罐內的方糖塊子塞入他的袋內。

聖呂西自然傾心領略這種演說，他曾經也受同一的中等教育試驗的預備，覺得是體面的，然而費事。由他的性情上，他很覺得這事攪亂了他的頭腦，他對於把他兒子交付到布爾朋的合種人門下的計畫，決然不變更。

「雷米，」他慢慢地從口袋取出一個二十佛郎的金錢，一面這樣說：「你去到下面取幾枝雪茄菸來，說這是我要的。」

他單獨和他的客相對而坐，依然搓弄他的碎麵包，並且靜悄悄地坐着。他的沈默態度很爲神祕莊嚴。一會兒，從他的強壯男子的和藹聲音之中，對於未來的教師，表現他計劃中的中等教育考試的預備事項，這事項是一種純粹有經驗的計畫，就是要跟着古文科<sup>①</sup>的課程走，就是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問題比原始的真理重要些。

「對呀！對呀！」鐵漢這樣回答。

亞立多問他會否授過課。他含混地答復着。於是他們就引到金錢問題了。

這個前任總長要求這教師允許每月受兩百佛郎的修金。但是頭腦完全失措的各先生，做了個推托這些無益的東西的手勢。

雷米拿着雪茄菸回來了。一個很漂亮瀟灑而黃鬚及胸的男子同他進房，並且不會除去那頂在頭上歪戴着的小軟呢帽子。

「歡迎您，勞奮，」聖呂西坐着這樣說。「您要一支雪茄菸嗎？」

但是勞奮并不回答，卻從衣袋中取出一個畫着不列顛國徽的皮菸包，一枝琥珀和海沫石鑲成的菸斗。停一會，他在房中走了個圈子，用一種賞鑒家的態度，審察放在火鑪壁几上的照片。後來又向旁邊瞧那個瓦製的紀念塔，說道：

「這是那一個造煙囪的工人，給您這樣一根火爐管子？」

隨後他又看着金色的方底尖角塔，覺得很奇，歪閉着一隻眼睛說道：

「傍人忘記替他開一條口，這樣一來便可以拿銅子攔進內面。」

大家都不懂他的意思。他又繼續說道：

「哼，那件把戲，大約是一個撲滿。」

「您有辦法嗎？」聖呂西用哲學家態度答復着。「傍人給我甚麼，我就拿甚麼。今日您又沒有拿您的計畫書帶給他，勞奮。」

「我正研究着，」那雕刻家這樣回答。「昨天我在一種醫學雜誌上，看見一件很奇

怪的著述，叫做黑種人的皮膚染色論。今天早起，我又在福祿特耳河沿一個朋友所開的舊書鋪中，買了一本西印度羣島的地理書。」

「這是爲着甚麼用處？」聖呂西雖然知道勞畚的性情，然而這回卻是完全被他把思路岔住了，所以便這樣質問。

「倘若我打算實行我的雕刻計畫，」勞畚用一種輕蔑的聲音回答道。「在未經驚動陶土以前，我就應該讀一千五百本書。凡是用孤立的方法隨意去表現一件題目，那總是不自然而欺人的手段……嘿，您來了！各兌，這是甚麼機會呀？我開初不曾看見您。」

這位布爾朋的合種人，靠在火爐壁儿上，右手拊着他大禮服的衣鈕之間，微微地勉強笑着。

那雕刻家吸着菸斗說道：

「我不是一個自然界未經琢磨的力量。我也不是那個產生那種猴子的鳥。（他用菸斗指着紀念塔）我是一種智慧，一種自覺心，並且我總把一種思想放在我的雕刻作

品之內。」

聖呂西把頭點點表示贊同，但是他極力向雕刻家要求一件簡單的坯子，一件草案，預備可以交給委員會。七八天之內，他一定要回海蒂。

這可把那個睡在靠椅上的勞奮楞住了，只好暗自盤算。

末了他將菸斗的灰屑，撥動一下，再向地毯唾了一些口沫，於是抬頭瞧着天花板上  
的花紋說：

「從甚麼權力，我們有創造那些想像上的物件的權力呢？譬如菲駕士或者米克安琪，或者旁的作家，<sup>①</sup>他們所表現的形像，都是在生活中看得見的，到了眼中，便印入思想中了。於是便有雅典的巴兌隆宮殿，莫衣士的墓闕和阿士奈的女神石象了。<sup>②</sup>大眾談論這些，夢想這些。於是世上便多了一件新的生命了！他將在世上幹甚麼呢？」

「於是他便將世人的智慧擾亂了，心境腐化了，知覺迷惑住了，並且他還譏誚世人。世上的藝術作品，世上的人類技巧的創造物，不過是一種危險的幻象和可殺的詐欺。雕



刻家，圖畫家和詩人，不過盡是一些奇妙的說謊人和高尚的流氓而已。我和您說話的人，我曾經留戀地有六個月光景，在方廳展覽會，做了安削伯的蝨材。這就是說，在這六個月裏頭，那個哥雷治殺胚，大概不免譏誚我。

「您認識我的朋友人生哲學家布朗許嗎？他是貌陋的人，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境况雖窮，却富於技巧。他長於希臘文，坐在咖啡館中常常使人驚訝，並且能讀黑智兒的書。每天他只吃一個小麵包，喝一點街上自來水管中的水。他在用了這種鳥類的餐食之後，便在各處公園裏，寫些高尚的東西，倘若天下雨，他便在人家門樓的下面書寫。到了想到要到我工場中睡覺時，他才走來。有天晚上，他在牆上寫一篇很敏銳很特出的斐東篇的註解。這就是布朗許的行爲。去年，我借套晚禮服給他，將他引到一個曾經要我雕像的俄國王爵夫人家中走過一趟。但是她要雕大理石的，我只盤算雕銅的。世人何能常常實行他的盤算，所以這肖像便不會雕成。王爵夫人想爲着她美貌女兒飛朶娜，找一個文學教師，我便將布朗許介紹過去，果然就被聘了。因爲我的請託和他的寒酸樣子，那方面便先

送一個月的修金。他於是買了兩件汗衫，租了一間有家具的房子，嗜了點香腸。到了第六次上課，他趁着講演荷馬的戰歌的內容，瘋顛似地將飛朵娜的腰抱住，她不免銳聲狂叫跑了。這人生哲學家還等候着，還想挽救這種過失。倘若至必要時，他便要預備娶了他的貴族生徒。但是傍人却將他趕出門外！那晚他走到我工場，哭着說：「唉！這是聖溥勒害了我。己！舒麗。己！約翰沙格。」不錯，果然盧梭在他的香艷動人的小說中所寫的那一句：「舒麗，弱不禁風之意中人，竟欣然落我懷內，」只算是爲得促成人生哲學家布朗許的謬舉而作！」

聖呂西竟要呵欠；但是忍着。他兒子兩手掩着腮，彷彿是聽戲的樣子。各兌挺胸睜眼，預備給他一段激烈的駁辯。但是勞奮走到那張百靈臺式的小桌邊，取了一張日報，一面撕下一條將菸斗重新點燃吸着，一面還用着「看報大家」的本能，睜着兩眼，朝那印着一行行的字看着。一會兒，他又問道：

「請您說罷，聖呂西，您信服民本主義嗎？」

這幾個字，可將各兌惱了，拍地一聲拍了一下，但是前任總長，只用一種啞謎的微笑答復他。

勞奮就宣布他的宗旨。他很愛貴族主義。他願意這主義昌盛發達。他以為只有這主義能使藝術進步；但是他對於軍閥貴族的殘忍飛揚的習慣，是不滿意的。他還說：

「我們的時代，是何等枯燥卑陋的從政治的兩個特性：「手腕」和「謠言」評判起來，你們把時代弄成頑鈍的、簡陋的、愚蠢的、諛囂的和中等階級式的了。社會算是死了。你們日後對於有款式的雕像，大理石的府第，明達善辯的侍從之臣，園林中的音樂，黃金的孟子，雋美的犧牲，和豪舉奇遇都得不着了。你們日後只在那平坦混沌的庸福中生活老死。這是應該如此！」

各兌先生從許久的時候，便做了些不耐煩的樣子，彷彿不自在似的，這時他喊道：

「很好！很好！您很有思想，勞奮先生。但是您應該知道，您有幾句挖苦話，未免太冒昧

了！」

他取了帽子和他的學生握了手，於是把聖呂西先生請到前廂，口稱有幾句話商量。在勞畚聽見了銀幣丁當之聲以後，聖呂西便出來了。

「這是何等天真爛漫！」勞畚這樣說。但是他并不懷惡意。

「慢着……」聖呂西止住他，並且向他耳邊講了幾個字，他又說：

「倘若我預先知道您缺少一個教師，我就將我的朋友人生哲學家布朗許薦給您了。我要回到「區」裏去了。再見罷。」

他親親熱熱地說的「區」字，就是指那拉丁區而言。

聖呂西要求勞畚替他這個在巴黎人地生疎的兒子雷米，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找一間合式的房子。

等得聖呂西找他的兒子，那抓着鬍子的勞畚已經和扭着身子——這大概是黑人的特色——的雷米，并肩走下樓梯了，於是聖呂西扶着樓梯的欄杆，向雷米說：

「我給你說，我大概不去看兌來馬克少將。但是我以為你倘若去回看他，也合我

的意思，并且你也給你的娘助興。他住在曲軌村的營盤附近。再會，再會。』

② 參看前章。

③ 法國學制，凡入法理文農醫五科（工科例外）大學者，須先在中等教育試驗會（Baccalauréat）受試及格，才能入校。其科目分古文今文實科三部，程度與國內今新學制之高級中學畢業略相類；但與試者不必先在高級中學畢業。

④ 碩爾朋（Sorbonne），即巴黎大學所在之地，為法國舉行中高各級教育考試地點之一。本章所言之大學，蓋專指巴黎大學而言。

⑤ 卡羅（Caro）、戴揚潔（Tailandier）均十九世紀法國有名的文學家哲學家。

⑥ 古文科（classique）。按法國中等教育，現分古文科（Langue moderne）及實科（scientifique）三種，今文一種係二十年前新章才加入；以前僅分文實兩種。此處 classique 一詞，和文學史上的 classique 之義不同，不能因字形相同，概譯作古典派。

⑦ 雕刻家於一新作品起稿，大都先用陶土刻出大意。

⑧ 菲篤士（Phidias）基督紀元前五世紀人，為希臘最著名之雕刻家；芭兒隆宮殿之雕刻悉其作品；米

克安琪（Michel-Ange）意大利十六世紀雕刻圖畫建築名家，莫衣士的墓闕，即其作品之一。

⑨ 芭兒隆（Parthenon）莫衣士（Moïse）均見⑧。阿士奈（Asnières）為法國之城名。

說。

- ⑨ 安削伯 (Antiope) 爲希臘神話中司建築雕刻圖畫之女神。
- ⑩ 哥雷治 (Correggio) 意大利十五世紀之圖畫家。
- ⑪ 斐東 (Phedon)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之弟子。柏拉圖曾著斐東篇一書，用問答體討論靈魂不死之說。
- ⑫ 聖博勒 (Saint-Preux) 盧梭文學作品之一。
- ⑬ 舒麗 (Julie) 聖博勒書中所敘之女子。約翰沙克 (Jean-Jacques) 盧梭之名。
- ⑭ 拉丁區 (Le Quartier Latin) 爲巴黎學校薈萃之區，學生均聚居於此，勞奮已非學生，而亦云云，所以著此略帶譏諷，將他的口吻描出。
- ⑮ 兌來馬克少將是一個海蒂國的黑種人，他因爲在海蒂帝國時代帶兵遇變，便逃入法國，在巴黎經商。

## 第二章

雷米很模糊地記得他原籍親王埠的住宅，是一所魯意十六式的貴族府第，其中有許多破碎的雕刻品，模糊的繪畫，栽了芭蕉而將傾覆的游廊，和雕着人首獅身的司芬克肖像的笨重烏木團椅，他從前時常在那裏的陰蔭之下，當恬靜的日中之時，過他的午睡；又記得那座低矮光明龐雜好耍如同大雜貨店一般的城市，和他乾媽奧莉弗的鋪子。他從前屢次走到這黑種婦人鋪內櫃臺後面，偷她的香蕉和別樣果子！他也記得他的那位黑眼大鼻闊口和穿着白衣裳的肥健胸膛的母親，這種丰儀，在兒童的腦中，早留下了

深深的印象。他時常看見過她噴着很芳烈的香水，爲着短而不敬的答復，激動了亞立多先生的怒，只得仰頭含淚，有天他并且咬牙舉起手杖向雷米的母親的肩上毆擊。但是雷米看見過的別樣事情，實在還很多。他見過親王埠的礮戰、放火、搶掠、格鬪和殺人種種慘事，他也曾親眼目覩他乾媽奧莉弗的屍首，倒在許多搗爛的酒桶旁邊，而那些殺她的兇手，卻也被桶內的威士克酒醉死，一齊橫臥。

在這個時代，他已經做了一次長期的渡海旅行，有天晚上，他在一個光明如同白晝的城市上岸。在他剛到的時候，法國很合他的意思。以後他被人將他送到南臺的別墅街的一個學校，他勉強由這級升到那級，不住地害怕，覺得這是一種煩悶板滯的生活。讀了好幾時的書，他不過吃些杏仁糖和畫幾張奇怪圖畫。一年之中，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這學校的生徒，都應兩個兩個地排着長繩一般的隊伍，到附近的樹林中或河岸上散步。雷米卻不愛這樣在風裏或雨裏行走。爲得免除這些事，他一直裝病，在養病室中的被毯內拳縮，如同博物院中的蟒蛇，在玻璃籠中拳縮似的。但是他有鋼鐵一般的腿子，夜間可以



從學校的牆頭跳下，跑到市中遙遠的地方，買點可以供人家早餐那樣多的魯姆酒，帶到寢室中喝。他拿學業當作頑笑，他在練習本上，畫了他的教員們的小影，到了修辭級之時，甚麼都忘了，甚麼都不懂了，於是傍人只好把他送到巴黎，現在他父親卻將他拜託了各兌先生了。

他父親亞立多聖呂西的海程，到如今已經三個禮拜，那位新教師開始他的教育工作，而其方法就是叫他的學生在巴黎熱鬧街道的電車樓座<sup>①</sup>上游街。忽然有七八天，不見他的踪跡。那位由勞畚安置在伏楊丁街一家很好的旅館裏面的雷米，到日午才起牀，出街就吃午飯，飯後在日光中散步，一面卻帶點野蠻人的技巧，考察各處店鋪前面陳列的玻璃器具；末了，五點鐘到了，他喝一點兒微爾慕特酒。他幾乎忘記了那位八天不相見的教師了，第九天早晨，他接了各兌的電報，約他兩點鐘在聖長老橋邊相會。

那天，下了凍，很冷的北風，在塞因河<sup>②</sup>怒號，雷米和一個街警，在一座雕着石像的橋墩下躲着，他屈着脊樑，悶悶地伸出脖子，瞧那在聖尼古拉碼頭卸貨的牛角船。好容易各

兌從盧伏博物館夾着書包出來之時，他已經等了大半個鐘頭，並且正預備到最近的咖啡館中坐坐了。各兌向他說：

「我今天已經有約會給您，預備引您去買幾本作基本的書。我不掛慮你將來所需的那些衛爾基和季載祿的集子，<sup>◎</sup>並且你自己到瞿沙街的舊書店中去買，也不費事。我只經營能穀養成你做人和做公民的能力的緊要書籍。」

他們一會就過了福祿特爾河沿，便走入一家書店。各兌向掌櫃說：

「您有蒲魯東、基內特、艾士基樂和卡培的著作嗎？」

這掌櫃正有這些書，便當着這兩位主顧的面，細了一個雷米聖呂西懷着寶塔一般高的鬼胎所看見的包裹。

「先生，」他老老實實地對那位正在繫繩的掌櫃說，「請您加兩三本德柯克的小說，放在這包裹中罷。我在南臺曾經着手看過一本，使我異常快樂。但是我的教師將他拿去了。」

那掌櫃用冷而決的聲音，答復雷米，說他不賣小說，一面便把繩子打個疙瘩，原來各兌正向他使了個眼色。各兌又想了想，答應拿米奢來著的法國歷史的頭兩本，借給他學生看，使他可以在那個裏面尋點頭緒。隨後他們便在書店門口，握手告別。各兌一面跳上電車，一面喊道：

『今晚把基內特的書研究一些罷！努力罷！』

一眨眼他的側身的黑影，已經安置在電車樓座上面了；不久便和坐在車座上的羣衆影子相混。

黃昏過了，雷米不甚想回家，他那幾本基本的書，應該久已在家中等候，於是便由聖米奢兒街向布利街走。他抬頭瞧見勞吞的金黃鬍子的時候，他正走到一個學生們和男女商夥們出入的公共跳舞場的怪樣大門之前，這門前正有許多男女工人，繞成一個半圓形等候着。雖然濃霜把樹葉蓋白了，大風把路燈吹得閃灼不定，然而這雕刻家正拿一張報看着。

雷米聖呂西朝着這位看報者走去。他說：

「恕我，擾您了，因為您所看的，應當是一件很有味的事。」

「簡直不是的，」勞春回答道，一面將報放入他的衣袋，「我機械一般地看幾樁不相干的事。您能同我到瘦貓館去嗎？」

他們到了聖奢克街上的那個最擁擠最油膩最黑暗而煙薰氣最重的地段，便進了一座擺滿着許多小桌子的館子，館中頂靠裏面的所在，有一排掛着白幃子的玻璃格門。格門牆壁和天花板上，都畫着許多圖畫。這些圖畫，大半是生硬而粗劣的，那種醜而怪的神韻，在這菸斗噴出之菸氣逼人的混濁空氣中，和兩盞煤氣燈相映。雷米頂愛圖畫，一進來就向那幾幅頂鮮明的注意，一幅畫着一隻在雪中棲着的烏鴉，一幅畫着一個低頭的裸體老婦，一幅畫着一塊攤在報紙上的牛肉，尤其那幅畫着一隻站在簷上而被兩座煙囪隔住的貓，牠那黑而瘦的側影，在偉大的赭色月輪中映出，竟像中古時代的石橋一般地灣着。這是一個印象派的青年畫師的傑作，特為給這館子做招牌的。許多年輕的人，

在這館子中圍住許多桌子吸菸喝酒。

一個肥胖的矮婦人，頭髮光油油的，白色腰裙，鼓得和船帆相似，抬起兩隻含着溫柔的活潑態度的眼睛向勞奮瞧着。在這種眼光中，很像有幾粒火藥不住的爆發。她向雕刻師催索那曾經面許給她預備放在館前所擺的生菜和醃菜兩個盤子中間做招牌的瓦貓。

「我正在默想您那隻貓，唉，滋補的菲荆尼，勞奮這樣回答，「但是我還不曾看見那種瘦得合宜和餓得合宜的啊。並且我只讀過五六本講貓的書。」

歇了一歇，菲荆尼向勞奮，申謝他引來一個新主顧的好意，又說美而西和帝翁兩人都在那邊，末了，她便走到玻璃格門後面，因為大眾立時聽見洗灌杯盤的聲音，便知道她靠着自來水管子站住。

這兩位剛進來的客，便向一張已經被兩個喝酒的人佔住的桌上坐下，立時勞奮把雷米向他們介紹。他才知道帝翁，面瘦髮黃的青年，是個抒情詩人；美而西，身矮髮黑，鼻梁

上架着眼鏡，是個自尊自大的東西。館中溫度頗高，雷米很覺適意，微微地張開他那副大嘴出神。至於菲荆尼却在格鬥後面，用那追人的眼睛，仔細向他端詳。她覺得他是很美的，很出衆的，她尤其傾倒他那副光亮如鐵而和她炖肉的鍋子相似的面龐。唉，多情女子老了，菲荆尼是很潔淨的。

詩人帝翁用一種和緩而酸冷的態度，向勞畚探聽主教郭司南的近狀。

本來曾經有人在瘦貓館內，談論有人向雕刻師勞畚定雕一座預備陳列在新市政廳某客廳的郭司南的小像。勞畚久已隨口說是這定雕的物品早經定妥了，但是誰也不會瞧見郭司南站在市政廳那個客廳裏面，只瞧見他仍舊坐在他的主教交椅之上。

雷米喝了一口啤酒。青年的帝翁向他說：

「您知道我們組織了一種雜誌嗎？美而西答應供給我一篇文章，美而西，對嗎？勞畚，您將供給我幾件美術資料。聖呂西先生，我希望您也給我一點東西。我們便把殖民問題分配在您名下罷。」

雷米久已瞧見過這種頑意，因此并不驚慌。他喝了許多酒，渾身溫暖，覺得異常舒暢。他向帝翁答復：

「我很抱歉，爲得不能答應您派我的職務。我從南臺來，那就是我留學的地點，所以我對於殖民問題不甚熟悉。并且我向不作文。」

帝翁不免楞住了。他不知道雷米不能作文，但是以爲合種人都是有怪脾氣的。他說：「在我的義務下面，」他說，「我拿我那篇狂戀的詩，放在第一號，各位知道這詩嗎？聽我念罷：

「以前的惡運，使我老了，衰了，折了，

「我願在你的髮辮的林中，度這無盡期的良宵！」

「這是您做的嗎？」聖呂西欣然喊道，「這很豔麗呀！」

於是他乾了他的杯子。他已經受了感觸。

「但是爲得這雜誌，你有經費嗎？」勞吞這樣問了一聲。

「自然，」詩人向他答道，「我祖母給了我三百佛郎。」

勞春却又沈默了，並且翻閱他白天在河邊攤子上買的那些書。

「這是一本很奇怪的書，」他一面端詳那本有紅紋的小書一面說，「這是騷邁徐

司<sup>⑤</sup>著的重利息論。我要拿他給布朗許。」

於是大衆想起布朗許這晚還不會到瘦貓館，詩人帝翁問道：

「這個抽掣的布朗許，他現在是怎樣的？他現在還在那些俄國郡主的裙下拜倒嗎？

他也應該供給我們一篇文章，爲着這雜誌。」

雷米便向勞春探問這抽掣的布朗許，是否就是他們在大旅館談論的那位文學教

授。勞春說：

「就是他。您就快會見他了。您應當知道，他名克樂德，姓布朗許。他鼻子很長，一受戟

刺就起縐紋和一種很奇特的顫動；爲了這層，我們就給他一個「抽掣的」的綽號。並且

卡東禹第格<sup>⑥</sup>和抽掣的布朗許都是兩個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的人。」



「聖呂西先生，帝翁說，『我來拿我的詩念給您聽，使您在未曾得到印象以前，能發發揮您一切的批評。』」

美而西將他的小而圓的面孔，縮在眼鏡下面喊道：

「不行，不行。你們到了只有你們兩人對坐時，您再向他念您的詩罷。」

於是大眾的議論移到美學上去了。帝翁拿詩歌當作一種自然的和原始的語言看待。

美而西用酸冷的態度駁他：

「這不是詩歌，這是吶喊之聲，這聲才是自然的和原始的語言呀。原始的人斷不能說出：『是的，我走入他那廟中，崇拜蒼穹。』他們只說：「 $\Gamma$   $\times$ ， $\Gamma$   $\Upsilon$ ， $\Gamma$   $\times$ ！ $\Gamma$   $\Upsilon$ ， $\Gamma$   $\Upsilon$ ！ $\Upsilon$   $\times$ ， $\Upsilon$   $\times$ ！」並且你是數學專家嗎？我知道斷不是，那末和您辯論是無益的。我只和懂得數學方法的對手辯論。」

勞畚宣布他的意見，他以爲詩歌是一個最高尚的怪物，是一個頑豔的病證。他以爲

一首好的詩歌，不是旁的，只是一個罪惡。

「請您許我發言罷，」美而西扶正了他的眼鏡這樣說，「您把數學的分析推到那裏去了。我得了您的答復，才能定我是否能駁和您辯駁。」

雷米重新乾了一杯，獨自思量道：

「我這班新結識的朋友們，都是很特別的，但是都很和藹。」

雷米對於這個越說越活潑的辯論，因為一點兒也不懂，所以丟去了這辯論的雲霧一般的線索，而用他那朴實勇敢的眼光，向館中四處射探。他發見肥胖的菲荆尼在玻璃格門後面用盛滿了愛情的眼睛釘着他，一面拂拭她的兩隻紅手。他暗自想道：

「這是個很和藹的婦人。」

他重新又乾了一杯波克啤酒，承認這種理想和感覺是不錯的。

館子裏面的人漸漸空了。然而那雜誌的發起人，依然圍住那兩座由杯碟①疊成而像中國寶塔一般的磁塔坐着。

菲荆尼正預備將館子前面的百葉簾關閉時，館門忽然自開，一個穿着夏季常禮服豎起衣領而面色灰白身體長大的人走了進來。他踏着寬大稀爛的皮鞋，大步前進。全體會員喊道：

「布朗許來了！貴體好嗎，布朗許？」

但是布朗許很抱着埋怨的神情，他說：

「勞畚，您將您的工場的鑰匙帶了出來，我却相信您不是故意做的，若是不在這裏遇了您，我一定就只好在外面露宿了。」

布朗許用着季載祿的漂亮款式談話。他本有抽掣的毛病，當他輪動他的可怕的眼珠、顫動他的鼻孔時，他的清脆和藹之聲，便從他口中流出。

勞畚把鑰匙交給布朗許，並且向他道歉。布朗許既不想咖啡，也不想啤酒和白蘭地酒。他甚麼也不想喝。

帝翁向布朗許要求一篇著作，預備登入他的雜誌，這位人生哲學家想了半天，勞畚

便說：

「您用他寫在我工場牆上那篇斐東篇的註解罷。您若要抄錄這篇著作，却非把我的牆搬到印刷所不可。」

等到大眾不向他要求時，布朗許才答應將這篇著作拿出，並且說：

「這倒是關於哲學家的一種特別研究咧。」

他咳了幾聲演說家式的嗽，拿了一只空杯放在他的面前，用慢慢搜索神情說道：

「這就是我的觀察點。哲學家有兩派：譬如黑智兒那派，列在這杯子後面，康德那派，便列在我和杯子的中間了。各位一定懂得這個觀察點。」

帝翁懂了他的觀察點。布朗許接着說：

「倘若一個哲學家在我的杯子後面，您知道我的辦法嗎……？」

這時，菲荆尼將兩盞煤氣燈關閉一盞，另將那一盞收小一些，告訴這些先生們，說是時候已是夜間十二點半了，大眾都應當出館。布朗許，美而西和勞登便一個一個跟着走

動，由館子前面半垂的閘門之口，彎腰鑽出。那個依然站在黑暗的館中的雷米，抱着菲荆尼的腰，吻了幾下，面上頭上耳上都吻到了。菲荆尼也推拒了一下子，後來畢竟倒在各種人的懷中。

然而布朗許走到街邊，向勞奮說：

「難道這是我預備拿了放在哲學家後面的杯子嗎？不對。難道這是我預備拿了放在杯子後面的……」

「聖呂西，您不來嗎？」帝翁喊着，因為他本來打算在路上向雷米念他的詩。但是雷米始終不曾答應。

① 修辭級爲法國高級中學學級的舊名稱，現時名爲第一級。

② 巴黎電車有樓，樓上的座，就是樓座。

③ 塞因河即橫貫巴黎而流的河，爲法國大河之一。

④ 衛爾基(Virgile)和季戴祿(Oriac)均羅馬帝國人物，衛爾基爲大詩歌家，季戴祿爲大政治家大演說家，其集原本均拉丁文。

- ⑤ 薩邁司(Sannaise)爲法國十六世紀的大批評家。
- ⑥ 卡東馮第格(Caron d'Uriage)爲羅馬大帝該撒之勁敵。
- ⑦ 杯碟爲托杯之碟，顧客飲畢添酒，侍者取杯而留碟置桌上，行時以碟數計酒價。

## 第四章

那天早晨的雪很大，街上的車輛，發出一些悶而澀的聲音，使得瘦貓館的玻璃窗子，也受震動。一道青而白的迴光，將那些掛在館中牆上的畫片，照得通亮，並且使那些畫上的景物，發出一種死屍的色彩。雷米正坐在這座上無客的館子的小桌之前，吃一份馬鈴薯鑲的牛排，菲荆尼把兩手插在腰裙的袋內，筆挺挺地站着，用聖母式的眼睛瞧着他。

「這肉還嫩呀，是的嗎？」她用得意的樣子這麼說。「這一點兒够您吃嗎？我們還有一塊很美的冷的烤牛肉在廚房裏；您要牠嗎？您不喝酒嗎？」

他只是吃着，喝着，她只和藹地瞧着他。她又說道：

「我給了您的這塊瑞士乳酪餅，他是起了霜的，是好的。波特乃先生很愛吃那起了霜的瑞士乳酪餅。」

雷米只是吃着。菲荆尼還給他水果和果醬。一會兒，她的思念，轉入神祕的路上，並且嘆道：

「我做的事，也許是我錯了。您將來會和別人一樣的，雷米先生。世上的男子彼此相像。但是我却不是大家常常看見的女子呀。只要我戀愛一個人，就畢生也不變動。我已經把波特乃待我的情形告訴您了。從良心上說來，他的情形難道是可傳的品行嗎？對於他，我盡了許多的貼心的職務……我替他縫補衣裳，我爲他幾乎跌入火內。他有思想，有材幹和其他一切。但是究竟還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她的眼睛對那張畫的瘦貓瞧着，好像是要請牠證明波特乃的忘恩負義的情形。

她的肥而軟的胸脯不住地鼓動，兩頰不住地顫動；她並且咽着嗓子說道：



「如此說來，我當然不愛他了！倘若你將來也棄我，我不知道我將如何結束。今晚你非來不可，吾愛……先生們，我可以拿甚麼請你們用呀？」

這末了一句話，是她向着剛進來的兩個客人微笑着說的。

雷米自覺是得意的。他被中等教育的考試委員會所擯棄，到現在沒有幾時。但是他和他的那些損友來往很密，鎮日笑樂，甚麼事也不在意。這種由菲荆尼所給的矯飾不周的優待，竟使瘦貓館的顧客對他表示敬意。世人的女人，從某一個標識，注意她們所選擇的男子。

在另一方面，他以爲勞畚的工場，比菲荆尼的臥房還好頑一些。但是那工場永不會生過火爐。雷米爲着這件事，很覺生氣，因爲他學過一點水彩畫，便著手學油畫了，在這下雪的一天，沒有火爐，油畫就很費勁。勞畚說：

「這小子竟有繪畫的天才。他雖然沒有理想，但是有手法。我相信一個人定要和波特乃一樣，才能和他一般兒摹做得好。」

各兌着手試管束他的學生。有時他在日中從他住的貂山坐電車下來，毅然走入他的學生的寢室，高聲喊道：

「用心研究達西特●的著作罷！發奮罷！」

他還念一兩句拉丁文的成語，表現格外起勁。然後用嚴正的神情，組織幾個文法上的艱深問題，提出他對於大文學發的極空蕩的論調。

功課如此就算完了。各兌便立了起來，用儒雅的手勢，將那久已買來尙未翻閱的蒲魯東和基內特的著述夾在脇下，說他要在這些著述之內，查點東西。雷米以後却永不看見這些書了。幾月之後，雷米家中只剩下的許多殘本書。有天，他爽性一齊搬到蘇福羅街的舊書店內賣了。基本書便不成問題了。

● 達西特 (Taine) 爲羅馬時代之歷史學家。

## 第五章

光陰繼續地去了。各兌有時也到他學生家中授課。瘦貓館的風味，并不能完全迷住雷米的靈魂，他却欣然坐在家中，咀嚼那些由特龍奢街的合種人所開店中買來的外國糕餅。自從天氣漸暖，他每天早上將家中的窗子推開，向街上瞧着。他很愛看那些飛跑的馬，在他的目光中，牠們的頭頸是苗條的，身軀是長的，股臀是肥而圓的。他還留心在這旅館大門前走過的婦女，她們的帽子，髮髻和裙子，總像向後倒着飄着，有時，可以從她們下頰之下，發見她們的肚子。有時，他注意這些在或平的或陡的街道上過往之人的尋覓自

身重心的或捷或拙的情狀。這種生活上的流走現象，使他興趣油然，甚麼迴感都不能分其心志。因為甚麼深的思想，都還不會在他那稠密的頭髮下面露出萌芽。那件最使他注意的事，就是他對面那所五窗齊開的新石頭門面的房屋。偶爾他由對面這些半開不閉的窗口，窺見屋子內面壁上的花紙，客廳中的隔板，金色鏡框的邊和家具的角。因為街道本寬，這些物件的體積，便因距離的遠近而縮小，所以在他眼中，竟像是一些玩具。至於坐在這廳中的人在他眼中不過和一些精美的頑耍小破人一樣。祇要從那屋頂的窗口，陡然在日光裏露出一個禿頂乜眼的怪腦袋來，便能使這合種人大樂一會，並且使他畫幾張立時撕毀的畫稿。他這樣瞧了幾天，就認清了這個距他臥房對面幾丈遠的石頭門面內的小社會了。在第五層有露台的房子裏住的，是一個休職的上校，這人大約是鰥居，他將花種播在木盆內。在另外的幾層他看見一些僕人，在窗口曬晾皮墊子。偶爾有一把掃帚，在那擱在牆邊而上着套子的家具邊掃掃。最下貼地的那層，是一個商業代理人住的，他每天站在他的書桌之前，不住地寫字。

但是雷米的目光，比較願意注在那第四層的那些屋子。那個地方，他並不看見出奇和祕密的事，也沒有榜的可以使一個少年人動心的東西。只有一個白燕籠子和一個極小花盆做這層窗子的標識。由窗子的亮光，看見這一層屋子的主人，是一個很靜很勤面平髮密的中年婦人，她的那個依然身着短裙的女孩子，有一頭和她母親的一樣豐美的頭髮，但是顏色是金黃的，並且是分作兩股的。她的活潑和男小孩一般，只知道手舞足蹈。

不知不覺，雷米一方面的精神，竟專向這兩人注着，並是覺得她們這種簡單的生活情形，是很值得研究的。他知道她的吃飯、上課、散步和回家的鐘點以及帶着書到先生家裏的日子。他也知道這兩位女人，每逢星期，早上十一時都帶着聖經往教堂裏去。此外每早十時，這少女一定坐在一個披霞娜之前，在她的金色客廳的窗子邊頭，用她的赤銅一般顏色的手不住地撫弄。雷米雖然看見這女兒的紅手，但是不聽見她活潑地撫弄的曲子。她不久也停止了，於是便伏在窗前眺望。有時窗子關閉，她便把窗幃揭開，仔細向街上注意，並且把她的鼻子壓在玻璃上面，那鼻尖就變成平而白的。忽然不知爲着甚麼，她

又去了，和她先前忽然來的情形相同，簡直和烏雀兒一樣。她母女倆的眼珠都是兒童式的，常常展開的，亮澄澄的，永遠不帶夢象的，並且這兩雙眼睛恍惚說是：『甚麼事沒有打攪過我們。甚麼事將來斷不會打攪我們的親密和平。』那母親久已寡居無疑了，她常常表露一種極充分的入定樣子。她的美德，可以從她的溫和而不嫵媚的姿態和謹慎而不繁瑣的動作兩點猜度出來。她女兒就不然了，是很跳蕩的。她能有一天把窗子打開，伏在窗口向她的兩個路過的小同學打招呼嗎？設若她母親不叫她如此，便一定如雷米所揣度，叫女僕去找她們，她也決不難受。她倆到了樓上時，她們一定因為是說些有趣的事情，所以一齊大笑。這笑聲穿過大街而傳入雷米耳中，好像許多脫線的珠子，只能辨別那種不絕的滾動。

雷米每天從盧森堡公園前經過，他目光穿過園外的鐵欄干，從薄霧之下看見茂盛的草木。再走便到了卡爾羅街進到勞奮的工場。有人早把工場的鎖匙，替他留在門前的擦腳墊下放著。

勞畚工場幾乎被書充塞了，可以說是一座舊書賈的堆棧。許多書本和廢棄的稿紙，在穿髒了的單衣下面堆着。滿地盡是書本子。大眾幾乎全在皮的書面上行走。四處盡是綢的，皮的，起花的書脊，和黃的，藍的，紅的書殼子。一種極陳舊的灰塵，久已慢慢地把這座文藝和科學的森林蓋住。

四面的牆，從前本來用石灰粉白過的。上面一截，甚麼都沒有懸掛，下截和人一般高的地方，寫着一段法文和希臘文夾雜的論文，以致弄成烏黑。那就是布朗許從失眠的那晚得下的觀念中，所寫的斐東篇的註解。門上也有許多由不同的手所寫的各种題跋：

最高的一段，是用裁紙刀尖刻的大寫字母，說是：

『女人的味道，比死神還苦。』

第二段是用鉛筆寫的圓體字，說是：

『通儒院的通儒，通是有產階級，卡芭雷爾是個剃頭匠。』

第三段是用鉛紅油寫的一種體態流走的字，說是：

「古代這種榮光！

「盡歸了唱聖歌的女團體！

——帝翁作」

第四段是用粉筆寫的極生硬的字，說道：

「我把白的單褂袴拿來。星期一，我到看門人手中，再去取那些穿髒了的。」

第五段是勞畚用柳炭寫的，說道：

「雅典呀！是永遠可敬的城市，倘若你尚未存在，地球還不知道大衆所稱贊的美。」

第六行是用押髮針刻的，並有輕淡的漆填着，說道：

「勞畚是一隻大老鼠，我和他脫離。」

——馬利亞題」

這門上還有許多另外的題跋。

在火爐旁邊的角上，有一條蓋馬的毯子，丟在一些書和一些報紙之上。這些書、這些



報。這些毯子，就組成人生哲學家布朗許的床。

有天，坐在那毯子上的布朗許，正想着台莫士登和德國的大學教授們，以及俄國那主飛朶娜，雷米正伸着舌子，很留心地在那裏畫一口水罐。他想把他畫了的地方擦擦，便問這人生哲學家有碎的麵包在他口袋中沒有。他隨口喊他做「抽掣的布朗許。」那知布朗許動了火了，用龍蝦一般的眼睛向他楞着。一種可怕的顫動，在他的全個鼻子發生。接着，他本人便憤然而出。

他跑到那皮酒店中找了帝翁，在一家舊書店前而又找了勞春，他倆替他解決這事。那詩人主張流血，但是那懷疑派的雕刻家，却和聲下氣安慰他。並且說雷米并無惡意，所以這事就了結了。

這人生哲學家 and 這合種人安安穩穩地在一塊混着，又是兩三個月了。但是生命常為女人們所苦的布朗許，因為用溫存的態度注視瘦貓館的女掌櫃，却發生了不幸之事。本來布朗許的面孔，當他表示他的柔情的時候，很像一個可怕的瘋子。菲荊尼被他用那

雙幾欲奪眶而出的眼光所注視，很含畏懼，便因畏懼而造了一種謠言。她對於這人生哲學家，却毫不失去可以證明她的貞潔的機會，并且同時向雷米灌了許多愉快的耳語，布朗許就從此被妬忌的針刺著了。他心中痛着，他動了惡感。

他起首竟怪了和藹的勞畚，可憐勞畚因為貧乏，枉然向著這位人生哲學家盡了許多義務。他每早爲着布朗許在夜間可以出入自由，總把鎖匙放在自己門外擦腳墊之下，但是他却岸然奉璧。

在七八兩月之中，布朗許變了一個刻苦的多疑的強硬的人。他抱着做大人物的志願。他看不起女人，說她是下等生物，當他問菲荆尼索取勞畚替他惠賬的皮酒時候，總是君主一般地命令着，并且忍住不去瞧她。

他這時研究遺傳學說的藝術。

『我新近在博物館，』他說道，『看見一個用石刀刻在已成化石的象牙片上的古大牙獸的形狀。這個形狀，記載歷史前的時代；他比最古的文明還要古些。這是愚笨的野』

人的得意之作。但是他表露一種比米克安琪的最高知識還要高尚些的藝術感想。這是一種真象和理想同時兼備的作品。我們近世的有名藝術家，不是爲真象犧牲理想，就是爲理想犧牲真象。」

他一面如此說，一面用使人能自啓發的眼睛瞧着勞畚。但勞畚是愉快的。他不僅認可他的朋友哲學家的思想，並且把他詳解。他說：

「藝術的進步，視思想的發達爲反比例。在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時代，還沒有雕刻家。藝術家是下等生物。他們很像懷孕的婦人：他們不待知道原故，便已經得生產了。柏拉西兌爾雕他那司美之神的像，正和亞士巴西的娘生產亞士巴西一般，統統是自然的，無意識的。我們要知道雅典和羅馬的雕刻家，何曾讀過主教溫克門的著述。他們沒有聽過一點美學，而他們也能雕巴兌農博物館內擺的希臘王推綏的像，和盧伏博物館內擺的羅馬王與舉士特的像。一個有思想的人，決不能做美的和大的事。」

布朗許用酸冷的神氣答道：

「你本是個思想家，這樣看來，何以你又是雕刻家呢？我永不會見過你做的東西，譬如全身像半身像或平面像之類，這也是真事。不僅你沒有拿一個粗雕的片子或架子給人家看，並且你有五年沒有拿過刀子呀。倘若你只把你的工場當做隱跡的地方，我應該為你并爲我自己，向你告訴我并一點不費事，去另外找一個安身之處。我沒有捨身給你，我應當知道我有我拒絕你的慈善事業的權。」

這哲學家的靈魂，雖然日趨高尙，但是他不能常常自持他的岩岸。於是仍舊變爲軟弱的人。他忘記了博物館的巨牙獸，只知道注意菲荆尼。他墮入一種可悲的軟弱境界。他在這種境界內，却也遇過片刻的美滿光陰。有日早起，他撞見菲荆尼，她正由小菜場回來，每一隻手挽着一隻籃子，汗流氣喘。他釘着她走，心中一半願意一半勉強向她接了那隻盛肉的籃子替他挽着同走。他着了迷了。他不忘這種愉快。他動了許多希望，他便甚麼都敢做。有日夜晚，他溜到瘦貓館的廚房，雙手把菲荆尼抱住。那時，她正滌洗碗盞，便隨意把一隻盤子跌在地下，并且發一種悲慘的呼聲。當初俄國郡主飛朵娜，似乎還沒有這般叫。

得厲害。

這成了一樁笑話。帝翁似乎得意。美而西在他的眼鏡下面出神。勞春把雙肩微聳。雷米微有怒意，隨後他找到了這事的報復辦法，又獨自暗笑。這不過是小孩子或野蠻人在事前舐着嘴唇的那一種報復。他把這辦法放在他貪而懶的心中藏着，如同一瓶果子醬，在富人家中櫃內藏着似的。

詩人帝翁重新談起組織雜誌那件事。去年的計畫完全失敗，因為他祖母給他的那三百佛郎，通通做了家用。但是帝翁新近又得了一筆旁的三百佛郎。

「我們應該先定這雜誌的名稱，」他說。

等得他們七嘴八舌說了一大串極普通極麻木的名稱之後，他們便分了手。

明天，帝翁又到瘦貓館找這些會員，一邊喊道：

「我得了一個名稱，就是『理想』理想新雜誌。」

他的頭偏着，海藻一般的長髮向後垂着，滿臉笑容，手中拿着一張紙，上面寫的是：

『理想新雜誌，經理人帝翁。』

『甚麼理想呢？』雕刻家勞奮摸着他的黃鬚這麼問。

『一定是數學基本的理想。』美而西答復着。

『也許是。』哲學家布朗許一面用酸冷態度開口，一面擦他的顫動的鼻子說，『倘若我能因這種提議使你們喜悅，也許是我預備宣布原則的那種新人生哲學的理想。』

勞奮對於雜誌名稱加了一番考慮，便主張改爲『理想之林』，因爲大家各有各的理想的原故。

然而始終還是採用最初的名稱，帝翁便在一葉信紙上用菲荆尼寫賬的筆，來編製第一號的目錄，內容應該包括下列各件：

- 一 一篇對於讀者的宣言，  
帝翁擔任。
- 二 一篇哲學著述（題未定），  
布朗許擔任。
- 三 一篇美術著述（題更未定），  
勞奮擔任。

四 一篇詩：『或人所殉的情婦』 帝翁擔任。

五 一段雜錄：『科學上的幾件雜錄』 美而西擔任。

至於另外的記載及戲劇各門，均由經理人負責。

目錄就此成立，帝翁口稱在聖安得雷區的某小街，有個很困苦的印書匠，能够一樣好好地印這雜誌。這印書匠是個矮的癩痢，面色灰白，好像一段在風中吹剩的帶淚殘燭。他的業務久在一種淒涼的環境。這是一個失意的印書匠，但是仍然是一個印書匠。以後，他便排印起來，他向帝翁送閱那些已經排出的底稿，帝翁便在咖啡館內的桌上，將稿紙染上了許多油膩。但是應當知道歐洲各處地方，向這雜誌編輯人寄來的詩歌也就不少，然而却沒有錄出。這第一號的頁數是很薄的，因為布朗許常常在旁人的大門之下，失去他那正寫着的哲學著述，而勞春恍惚要讀一千五六百本書才肯動手寫他的藝術研究，美而西所擔任的，本來不多，但是他的文字他的神韻他的理想所含蓄的材料，和他的衣服內所含蓄的一般窄狹，可以說他的著述，都包含在他那副眼鏡的上面。至於帝翁的詩，

已經看了三次樣子。

這時編輯部書記雷米，向帝翁主張把各兌也介紹入社，因為他一定可以擔任一些著述。各兌從電車樓座上走進了非荆尼的咖啡館的一晚，真是盛會。他用一種被邀者的手勢，旋動那館門鎖簧的圓球，而在一種歡迎貴客光降的呼聲中，用一種參着合種人的流麗之非洲式的端莊態度入座。聽見帝翁喊他一聲「親貴的老夫子，」他用玩偶式的微笑露出滿口的牙齒。但是立刻又回復到艱辛的高岸態度。他從菸斗的噴霧之中，看見勞畚有旁若無人之態。他本知道勞畚有天打算使他上當。他從此就把他當作一個不成材的懷疑派。從這種思想，他轉動他那水平式的面孔向着帝翁和美而西說道：

「青年呀！你們留心懷疑派罷，這是一種使靈魂在牠蓬勃氣象中乾涸的毒空氣。」

他允許在雜誌內，發表他的大著作中未刊行的那卷黑種人的人道主義的建設的論文。

他發表他的理想。黑種人並沒有被那損耗白種人至一千八百多年的可怕的基督



教所污。

他又說他剛好十一歲的時候，有日在海邊散步，他對着這廣大無邊的地方說道：『牧師們徒然說他的道理；我永不信基督教的學說，對於廢止奴隸制度絕無所主張。』

到了各兌走時，大家都站起相送。那乘被聖呂西用手勢招呼的電車，已經走近前來。各兌和大家握了手，誠懇地向他的學生肩上一拍，引他過去，於是向他說：

『我不會帶錢包，這真是太性急了。借幾個銅元給我罷。』

末了，他用很熱溜的手段，用握手的姿勢取了一個銀錢，便跳上電車了，口中還喊道：『努力罷，雷米。研究達西特的著述罷！』

① 卡芭雷爾 (Cabanel) 爲十九世紀法國大畫家。

② 台莫士登 (Demosthene) 爲希臘最大演說家之一，其時在基督紀元前三百餘年。

③ 米克安琪，見第二章。

④ 柏拉西兌爾 (Praxitele) 爲希臘最大雕刻家，其所雕司美之神 (Aphrodite) 的像，爲古代傑作。

術週刊第二十五期有范娜司之傳說一篇，言之最詳。

- ◎ 亞士巴西 (Aspasie) 爲希臘之名妓，以思想容貌著於當時。
- ◎ 溫克門 (Winckelmann) 爲十八世紀之德國有名考古學家。

## 第十六章

雷米又受了中等教育典試委員會的委員先生們的第二次擯棄了，這是世上極自然的事。他對於中等教育的考試，愈覺淡漠。到了各兌議論這些先生們的時候，他的失敗却成了不明瞭的了。各兌說：

「這不是您被他們擯棄，却是我被他們擯棄呀。當他們和您接觸時，他們便集矢於我，您要相信這一層罷！唉，這些瑣爾朋的先生們，對於我最近的著作，始終不肯見恕。」

有了這篇話，雷米完全弄糊塗了，他簡直不知中等教育的考試，究竟是一種文學考

試，還是一個祕密團體。他在一種肉體的懶惰境界裏過完了他的這個冬天。春初的和暖陽光略略將他喚醒。

許多瓦雀，已經在簷上啼躍。那位休職的上校，把他所藏的種子，向綠色木盆中播散。那些久經關閉而被灰塵垢住的窗子，在這煖氣中，一天忽然開了。雷米從去年夏天以來，早忘掉這四層樓上的女友，目前却又看見那白燕籠子和那批霞娜的銅件。

他第一次窺見那家的母女在金色的客廳坐着時，他勉自矜持不會和她們用友誼的態度行禮。一個坐在靠椅上而將帽子和雨傘擱在腿上的矮的老人，彷彿像親熱地和她們談笑。他將胳膊一舉，很像是說：

「您簡直長大了，馬利（或魯意司或約翰妮）呀！您現在成了一位小姐了。」

雷米瞧見有這樣一個客在他女友們家中如此坐下，不免納悶。難道這個矮的老人可以惹他的厭惡嗎？這覺得不然！這老人有令人可敬的神情。但是雷米不認識他，於是雷米便懸揣這兩位女人大約和老人有甚麼祕密，然而却不會有人告訴過他。他不能懸揣

另外的事。便將自己的窗子關了，并且一逕氣到第二日。第二日早上他又將窗子打開，不過僅僅爲得瞧那白燕籠子是否仍在原處。他看見那姑娘戴了圓的帽子，拖了一柄日傘走着踢着，很像一匹不耐煩的小馬似的，彷彿她到了要出門時，向來有這個脾氣，因爲她的母親還在鏡子跟前整理她的帽子。然而我們應當說一句公道話，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打扮自己，斷不能像她的女兒那樣三脚兩手飛鳥一般地快。

這一天，那老婦人如同往常一般，仔細審查她女兒的裝飾，到底，這次她的灰色長裙上面，總有一種很不合式的樣子，因爲那老婦人用一種很不耐煩的樣子指手畫脚地說着。末了她的女兒把衣鈕解開，那窗子已有人推上，不到半分鐘，窗子仍然自行打開。這時雷米瞧見老婦人手中拿着那條灰色長裙，大約在那裏整理，至於那位露出束腰軟甲和白色短裙的小姐，却靜悄悄地等候。她忽然回頭看見這學生——雷米——瞧着她。於是她用一種小孩拒人吻他的活潑樣子，用胳膊將胸脯掩住。她的嘴唇很快地動了幾下，好像是喊『媽媽！媽媽！』

老婦人却很安然，兩肩微微地聳了一聳，彷彿是說：

「上帝，這不是一件壞事，小姐！」

她隨意地把窗子再推一推。

自從這日，雷米便極力注意他的對面人家，自己也不明白這是甚麼原故。但是他又懸揣她們也許搬家，他便不能和她們再會了。這種理想使他發愁。他的心思便走入沈思的態度。他自己又想各兌所悟到的中等教育的考試，是不甚重要的，於是決定將自己造成一個畫家。畫家在他很像是光鮮而美滿的事。一會兒，他腦中忽然鑽出一個兌來馬克少將，便自言自語：

「我應該去看看他。」

● 這三個名子，都是女人最普通的名字。

## 第七章

在第二次失敗之後，那位很留心社會事業的各兌，愈將他學生置之不顧了。雷米因為看不見他的教師，心中甚為舒暢，爽性在勞畚的工場內作畫。那不可一世的雕刻家，偶然在馬拉蓋河沿的塘邊，得了戈拉爾多的詩集，便不盡地發了欣賞的雅興。他說：

「戈拉爾多真算法國最大的詩人呀！」

看着氣候漸漸熱了，哲學家布朗許依然背了一件長毛絨的厚外套做衣裳，他的朋友們都說這可像一個背着獸皮的北寒帶的居民。他那思慕婦人的玄想，從不會離開腦

中，並且他的神情，從沒有像近來這般的暴躁。他將往常每日吃一個價值一個銅元的麵包的食慾也失掉。但是他在厚的羊毛下面，簡直被一種不可撲滅的口渴燒焦了。有天，雷米正聽了勞畚的吩咐，重新——大概是第一百次——向着那隻冬天放在火爐上面的水罐寫生。哲學家布朗許毅然拿了這把做樣本的水罐出外，走到水管之前將他注滿。一會兒他走進工場，鼻子濕了，長鬍子也濕潤有光，這少年的合種人斜着眼瞧他一下，彷彿心中默許給他一點東西。布朗許止住了口渴，却又希望一陣的迅雷烈風。他在勞畚最精美的書上，撕了幾張紙下來，去寫他那模糊而可怕的思想。陡然一陣暴雨，滿城的空氣涼了起來，於是這哲學家的神經也不緊張了。

光陰不知不覺地流動：深秋明靜的天空，引出無數的紙鳶飛着，初冬到了，霧也來了。一些酒店門前，擱着烘栗子的爐子，許多手車之上，堆着黃澄澄的橙子，一些沙伏哇土人<sup>②</sup>的賣藝者，背着活動照片的鏡子，看看各處屋頂蓋上雪了，一些生了火的飯廳之中，聞到烤鵝的香味了，耶穌的聖誕節，新年的元旦，一月六日的諸王節，又一天一天地過了。



但是光陰不能變換布朗許的心事。

諸王節的這一天，雷米正和帝翁在聖徐爾必司廣場經過，他瞧見場中四個主教的石像，幾乎包上了一層冰衣，石像所繞住的那座噴水池的四週的地面，也有一層很厚的冰蓋着。他搓着手掌，欣然說道：

「到了夜半之時，此地的氣候，一定真不算和煖。」

末了，他倆談到他們剛才叫一個苦力所送去的那一封無頭信：雷米欣喜萬狀，帝翁更爲滿意，信內寫的是：「足下的頭髮是棕色的，我的是金黃色的；足下是強健的，我是弱的。我了解足下的意思，并且也愛足下。」所以他倆當然密謀了一件他倆所快意的誑人的詭計。

這晚布朗許，勞春和美而西都在瘦貓館喫夜飯，美而西現時漸露老態，瘦削的臉龐幾乎被眼鏡遮住，勞春從這七八天以來，專心研究一本記載十七世紀禮節的書，此外還有詩人帝翁和聖呂西也在座。菲荆尼炖了一件香味撲鼻的白菜羹給他們喫。哲學家布

朗許却將勞舂傳給他的這份滾燙的菜羹拒絕了。他說：「這種濃厚的菜令人膩味，勞舂對於食品的款式，難道一點也不會考究嗎？」

一個苦力走進館來找布朗許先生，向他交遞一封香氣撲鼻而用淺蓮青色信封套着並且標着藍字的信。這哲學家拆開看時，他的鼻子便混亂地抽掣了一陣。末了，他便將這信擱在他晚禮服——這就是勞舂給他的晚禮服——的袋裏，於是用奇異的眼光在自身的四週瞧了一下。他滿身質薄而行急的血，都集在他那酒糟的面孔上了。他那時完全變了常態。他的鼻子，彷彿被一爐內臟的火烘得刷亮。帝翁審察他飯巾上的布紋，雷米用他的刀子，在鹽盤中畫出許多山谷，彷彿他的知覺，通通迷在這幅被北海的耶和華所任意創造翻動的冰海風景之縮影中了。他們的談論，本來被送信的苦力打斷，不久却也重行疲緩地繼續起來。勞舂獨自還得到一些空想。他很專心研究十七世紀的禮節，憐惜法蘭西國王魯意十四。他說：

「他雖然不和波爾基亞有同等價值，但是他對於人權和不死的學說卻是有功

的。」

布朗許有時將手插入晚禮服的袋內，拿一件東西，在胸前緊緊貼着。他完全墜在深夢之中了，偶爾從他的厚而皴裂的嘴唇中，流出幾句因愛情而人復活的溫柔句子。剛到十一點鐘，他便立起預備出去；他舉起袖子向項肩拂了幾下，在他，這算是格外的精緻和交際場中人物式的過分考究了。他向勞畚說：

「明天再見！」

但是這哲學家走到門口，喃喃念了幾句不可解的話，並且和化了烟一般，輕輕地溜了出去。一會兒帝翁和勞畚也離開瘦貓館了。

哲學家到了夜半，穿了跳舞場的晚禮服，繞着四個主教的石像和噴水池，不住地兜圈子。幾個誤了回家時候的人，匆匆地由這廣場中經過。池中溢出的水，已經在地上結了冰，這哲學家幾乎每步必滑。冷峭的北風，將他晚禮服的後襟攪個不住。然而他却和推磨的瞎馬一般，繞着這池子永無了期地旋轉。這廣場中看看沒有一個人了，最後只有一個

年輕的女工，她大概也是被甚麼樂趣誤了時候，舉着道地的巴黎女子式的緊急脚步，揚着活潑的身段，從寒風中穿過。市政廳的時鐘報過一點了，這哲學家依然繞着那池子旋轉。滿街靜悄悄的，偶爾只聽見保安巡警成對的皮鞋去一去之聲，震動了夜色的沈寂。末了，到了一點半鐘，這哲學家離開那噴水池，走到路燈之下重新細看那封香氣襲人的信。信上明明寫着：

「足下的頭髮是棕色的，我的是金黃色的；足下是強健的，我是弱的。我了解足下的意思，并且也愛足下。今晚夜半，請足下在聖徐爾必司廣場的噴水池邊等我。」

這約會可是具體的。哲學家仍然保持他那繞之而行的「防地」。濃霜已經將「防地」罩了一層放光的末子。他晚禮服的後襟，也因爲着了這種潮氣，加增重量而垂下了。廣場完全沒有一個人了。他還旋轉了很久的時間。末了，這個被騙了的、疲乏了的、失望了的他，才在一張長檯上坐下，呆呆地用雙手將腦袋抱住。到了他立起之時，瞧見雷米和帝翁二人飛也似地跑到附近的小街黑暗中去了。於是他從疾首痛心的境界中，才得了一

道光線，他的鼻子，不免因憤怒而抽掣了！

第二天，他在馬衣之中蜷伏着時，便向勞奮聲稱要殺雷米。

「我固然不重視我的性命，」他說，「但是我尤其更加不重視他的。」

勞奮勉強試着安慰他，然而無效。

這時雷米安安逸逸地暢暢快快地在他的鴨絨被中火熱地躺着，心中還念道：

「在這幾天，我真的應該去瞧瞧兌來馬克少將了。」

① 戈拉爾多(Colardau)爲十八世紀的法國詩人，但非最著者。

② 沙伏哇(Savoie)爲法國東南部的省名，其地段和意大利交界，其土人多賣技餬口，和中國擺西洋鏡之徐豫各處人民相似。

③ 廣場(Place)爲市政的街道制度之必不可少的東西。歐洲各城市的街道，遇有三線以上的交叉，卽於交點闢空地若干方丈，以爲疏動行人擁擠之用，這空地就是廣場。

④ 耶和華(Jehovah)卽基督教之上帝的別稱；此處所言北海的耶和華，卽指雷米而言，意謂鹽盤中山谷的造物主，就是雷米。

⑤ 波爾基亞 (Cesar Borgia) 本爲教皇亞力山大第六之私生子，法蘭西王魯意十二封他爲侯爵，信仰頗專，此十五世紀末之事。

## 第八章

兌來馬克戴着一頂布的小帽，穿着一條白的圍裙，笑嬉嬉地在他的店門前，對着那照滿着樹影參差的大路的朝曦坐下。他的眼光，右面可以一直望到那號聲嘹亮的營盤，左面可以一直望到那中有孤立的銅像的皇帝廣場。大路的兩傍，蓋了許多矮的屋宇，關了許多釘着曬衣樁子的空地。拐角的地方，有許多小酒店，向着那荒涼的空地開着，他們的牆壁，都弄成土紅色的，可以格外使人注目，並且很遠就可以引起軍人和工人的渴念。此外的牆和空地，便一致都是灰色的。兌來馬克店門對面的兩所房子，都是白灰門面，花

柱穹窗的四層樓，但是牆壁都開了裂了，生了苔蘚了，窗子的玻璃破了，糊上些小紙片兒了，並且窗口還有些布片掛着。無數頑童和無數野狗所成的混合團體，不住地在灰塵中追逐。三五成羣的兵士，從容地向着鄉村走去，並且還有些身穿了散漫無褶的布裙的村婦，提着水桶或者籃子，在跟前經過。

兌來馬克的店內，完全油漆得通紅，玻璃店門的後面，有一大塊生的牛肉和許多熟的牛排，分別在幾個盤子中擺着。這時他手中正拿着一個新宰的兔子，獨自微笑。他鼻子是平的，嘴唇是厚的，兩隻閃灼有光的眼睛，被他黑臉上的高額託起。頭上捲曲的髮，依然是黑的，但是額上已經開頂，天靈蓋上，露出一部分光溜溜的。

密臘貫 ● 撑起兩隻腳坐在地上，出神地瞧着過往的人、衆生、物件。但是她天君泰然，靜悄悄地在太陽光中取暖。有時她伸着那伶俐的腦袋，吐出舌子去舐兌來馬克的兔子的鼻孔下面的凝住欲墜的血。末了，她對於這種美味滿意了，便仍然搖動尾巴，向大路上瞧着。



兌來馬克正和翻手套一般，將那兔子的皮剝下，然後將這宰了的牲口，擱在一張小桌子上面，口中一面用他的好嗓子唱着，一面刷溜地將牲口解成小塊，放在一個盤中。

隨後，他走入店裏，這店有一張和一個蓋了棚子的小園子相通的門。他很潔淨地將這份紅煨兔子安排妥貼，到了那口紫銅鍋子在鐵灶上發聲時，他便坐下了，於是靜悄悄地出神。他那雙如同新近油漆的刷亮的眼睛，彷彿甚麼也不注意了。大概除了他眼前那座鑲磁磚的鐵灶，那座包錫皮的櫃台，和那張鋪漆布的桌子以外，還瞧見許多旁的物件，因為他哼着一種奇特而和藹的歌曲，並且還向那些不在跟前的人說話。末了，他向那鍋紅煨兔子——這菜的情形，正在廚子們所謂的「文火」上面走動——瞧了一下，便說：

「密臘貫，你給我看守這店罷！」

密臘貫調轉他那伶俐的耳朵向他望着，於是一直跑到店門當口的石板上，莊嚴地守住。兌來馬克走到樓上的一間用一張重三疊四談論獵取野豬的報紙所點綴的很精緻的房，這臥房之中，陳設了一張核桃木的衣櫃，一張掛着白棉布幔子的牀和四張桌子，

原來這間房，是做飯店老板的臥房而兼做星期宴會的飯廳用的。他從衣櫃中，取出一個匣子擱在桌上，小心翼翼地將他打開。這匣中的物件，都是用布片和紙頭包好了的。他先後拿出一條紅的圍巾，許多肩章，許多耳環，一座十字勳章，一塊不明等級的勳章和一頂前後都懸着一組金鬚的金邊雙角大禮帽。一會兒，這些儲藏物件都擺在桌上了，他用小孩子得意注目的神氣，向這些物件端詳，隨後他將帽子戴在頭上，金鬚便兩邊搖擺，並且將他妻子奧莉弗的紅圍巾披在肩上，向着他那面剃鬚子用的小鏡子裏邊瞧了好一會。

他的靈魂竟走入他過去的生活中去了，並且一直迴溯到他做少將的時代。他重新聽見佛士丹第一陛下登基大典的熱鬧情形，王公披着藍色的外氅，侯伯穿着紅色的禮服；黑臉的皇帝，戴着一頂金質圓冕；奧莉弗穿着一件長尾掃地的裙子，坐在一乘手推的小車之中，並且又在教堂內神座前，和許多貴族夫人一齊排成班次。一切都現在他眼前了，衣服的五顏六色，禮礮、軍樂和皇帝萬歲的雷動之聲都來了！隨後他又重新瞧見皇宮的大宴會，那些在燭光和繆絡之下的盛裝的黑色宮廷婦女，揚着白色舞衣，狂了一般地

跳舞。他又重新瞧見成行的兵士，排在一塊光明乾燥的平原中，在他的眼光下面等候着，他們都是全副武裝，向他舉鎗致敬。至於他，兌來馬克，他却和畫片上的拿破崙一樣，兩隻手又在背後，從行中經過，並且說道：「兵士們，因為你們，我很喜悅！」

隨後，一些較為黯淡的景象，漸漸從他的幻想中旋轉出來了。他重新瞧見促成他本身失敗的變局了。那時正是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他那種色厲內荏的孩子伎倆，正和一個皇帝的全部權力同時擴張，那時蘇奴格正下了一個向陶米尼干共和國宣戰的決心，兌來馬克少將被派在茄司多中將所帶的軍隊之中，任旅長之職。那皇帝在誓師詞中說道：「軍官們，下級軍官們，兵士們，陶米尼干的粗鄙之人，見了你們一定就要逃跑，前進罷。」兌來馬克很信服皇帝的話，他戴上一頂金鬚帽子，掛上幾座海蒂帝國的勳章，衣上還釘上許多金的帶子繸子，赤着雙腳，自己在頭裏行走，耀武揚威地領着一隊打先鋒的黑色軍隊前進，剛好到了一座芭蕉林邊，一陣猛烈的鎗聲將他駭住了。他，不免憤怒，轉身向着兵士們，變了臉色，誠實地向他們說：

「皇帝瞧不起膽怯的人！」

這種論調一出，全旅的人都調轉脚跟，並且飛跑地散了。兌來馬克告哀乞憐，他們重新才行歸隊，然而鎗枝，帳篷，乾糧，子彈却都丟在路上，無從收拾了。蘇奴格聽見這種軍事行動的新聞，氣得渾身都震動了，於是爲得恢復紀律起見，便將茄司多中將鎗斃，並且下令緝捕這個在樹林中躲了七八天的兌來馬克。法國領事官因爲聖呂西夫人的要求，才將兌來馬克收容，並且引他上了一隻直達馬賽的法國船。

在這種回憶之中，兌來馬克露出那種受過鞭撻的伶俐小狗的神情了，於是便將勳章，肩章和帽子，通通包在那圍巾之內。他疑惑地從窗口瞧瞧大路之上，是否有人經過，然後才將這貴重的匣子重新放入衣櫃鎖好，他下樓走入鋪房，向着那口香味撲人而遙吟俯唱的鍋中，加了一點兒水。

那櫃台上掛的時鐘，正指着十一點。一羣蓬頭亂髮，衣裳不整的飛奔而來的孩子，從那騰空捲起的塵土之中，衝到店前玻璃格鬥之外。於是一陣尖銳的叫喊之聲，從這塵土

中鑽出。

兌來馬克端了一個盛湯用的鉢子，在簷前坐下，鉢中盛滿了吃殘的雞塊和用紙片包好的吃剩的油炸薯條。密臘貫搖尾在簷前候着，監視這種佈施。

這班幼小的羣衆，便圍繞着兌來馬克。他用一種奇特的鼻音發令：

「歸隊，成一直線！」

於是孩子們便排成一條直線，伸頸，垂臂，睜眼，露出垂涎的樣子。

兌來馬克露出莊嚴的喜悅神情端詳了一會，隨後便說：

「各照號數應點。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

於是他向各人，分給各人這天的口糧。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都走開，他們都用雙手靠住肚子捧着這口糧，并且都躲到轉灣拐角的牆邊，睜開疑惑不定的眼睛四處觀看，一面大嚼起來。

「第四號……第五號……第六號……」

第六號是一個紅頭髮的孩子，他將第四號一推，第四號本是一個跛子，因此便將他所得的雞骨頭，滾到溝中去了。

密臘貫豎起她的耳朵，第四號已經將他那塊骨頭拾起，於是兌來馬克少將仍舊向他的軍隊發給糧食，辦完之後，才回到鐵灶跟前。他知道紅煨兔子已經好了，便從一個抽屜中，取出一桿紅漆的小木鎗，並且叫密臘貫過來。她立刻垂着耳朵走過來了，照她的神氣，彷彿說：「上帝這有甚麼用處？我們將生活弄成複雜的，這是我們的錯；我操演時覺得毫無樂趣。但是我仍然奉命，這不過使我的主人兌來馬克喜悅罷了。」

於是密臘貫豎立兩隻後腿站了起來，接着那桿小木鎗，拿牠和她的粉紅色肚皮靠住。

『托鎗舉鎗！』兌來馬克這樣地發令。

密臘貫照着口令操演。但是兩腿搖動，她便仍然四隻腳都踏在地上，將兵器一丟，飛也似地跑到店門口去了。他向她說：

「這不好，這太不出勁。明天我們重新再來罷。」

密臘貫毫不動作，輕輕地叫了兩三聲。隨後她又跑到鐵灶跟前，將腳爪在墊灶的四方石礮上抓得作響。

雷米戴著一頂圓頂鐘形的草帽，彷彿是一個競渡會員的裝束，他走進店來，向兌來馬克說明來歷，兌來馬克正在開一瓶白葡萄酒，沈默無言地將背側轉過去。隨後，他說：

「是您，雷米先生，你總長先生的兒子，我可憐的妻子奧莉弗的乾兒子，她從前不是在親王埠販賣印度的阿喇克酒，鐵沙和椰子嗎？有色人殘忍地在她的大雜貨店中將她殺害，而他們也被她店中的酒醉死了。這事在海蒂國的政府公報載得很長。這事是領事官拉大司向我說的。并且我很傷心，因為奧莉弗是個良妻呀！今天會見您，我很高興，雷米先生。我娶奧莉弗時，她已經不是少年人了。傍人笑我兌來馬克娶了一個老太婆；但是兌來馬克知道一個婦人越老，越長於安排飲食。雷米先生，請坐罷！這是一瓶不能再留的白葡萄酒，因為我們就要喝他。」

於是這黑人放聲大笑。他將瓶塞拔開，又將瓶頸的漆上的灰吹去，然後將兩隻玻璃杯斟滿，這時他未免動了感慨，便說：

「生命是不能永久保留的，但是死亡却永久存在。」

隨後，他將嘴唇靠近聖呂西的耳朵，低聲說道：

「我留下一筆大款子，藏在樓上的袋中，預備給您的乾媽奧莉弗造一座講究的墳墓。」

於是他重新又笑。隨後他又問馬丹亞立多聖呂西的消息，說她以前是一個儀態萬方的婦人，並且他又問雷米在巴黎幹甚麼。

「我做中等教育考試的預備功夫，」少年人呵着欠回答。

「兌來馬克不知道中等教育考試是甚麼，但是他想這一定是一件『體面的事。』」他半閉着倦眼和雷米碰杯。隨後又問雷米將來是否可做將官。

「那真體面，」他歎了口氣便加上這幾句話，「那真體面！但是一個將官，有時也有



不如意的事！

雷米向他問了一句和他開頑笑的話：

「兌來馬克，你以前不是在蘇奴格那凶惡的猴子手下，做過將官嗎？」

兌來馬克不免慌了。他兩扇厚的嘴唇不住地顫動。口吃着說：

「雷米先生，您不應當這樣稱呼皇帝呀！」

雷米以前聽見他父親說兌來馬克異常畏懼蘇奴格，并且以為他還在世上活着。所

以雷米又加上幾句：

「你害怕蘇奴格的影子，到夜間來拉你的腳嗎？皇帝晏駕已經十年了。」

兌來馬克慢慢搖頭說：

「不然，雷米先生。」

雷米枉費心力，說大家都知道蘇奴格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在雅馬依格去世。這黑

人回答道：

「不然，沒有的事！雷米先生，皇帝不會晏駕，不過是躲開罷了。」

他說完之後，額頭上的皮，還向頭頂縷了幾下。

那紅銅鍋中發出香美的肉味，黑人便覺得高興了，他笑着說：

「我們去喫午飯，雷米先生。」

他將桌布和刀叉盤盞都擱在一座葡萄棚下面的桌上。這小的園子正靠着一塊菜土。巴黎和威塞間的鐵路路床，正在前面攔住。雷米瞧着這枯燥的田野出神，一會兒兌來馬克重新走了出來，從他雙手所捧的那盤熱菜的熱氣中間，瞧見他張開大口笑着。

「這是一點有味的東西，雷米先生。」他說。

於是他們放開食量大嚼。那隻向在吃飯時擔任看店職務的密臘貫，間歇地用一種忍耐的眼光，回顧這兩位對享者。

他們將紅煨兔子喫完，白酒喝完之時，還拿那布利的乾酪餅，夾着棉花一般軟的麵包喫着。雷米覺得在此很舒服，便說：

「兌來馬克，您在這裏很對勁呀。」

但是兌來馬克也在這不住地要求新慾望的人類自然中生活，因此長歎一聲：

「雷米，您知道我店中所欠缺的物件嗎？這裏欠缺我一個嵌在金邊框子內的油畫肖像。我的油畫肖像，倘若掛在櫃台上面，一定是一件很體面的物件。我本來留下一筆大款子在樓上的一隻袋中，預備給奧莉弗修墳墓之用；但是我將來定從這款子上面，打碎一小塊下來，送給那將來替我畫像的畫師。」

聖呂西告訴這少將，他可以不必將乾媽奧莉弗的墓碑打碎一小塊而一樣可以得一個油畫肖像。

「我是一個油畫家，」雷米向這被誑的兌來馬克說，「下一次我來的時候，我將我的畫布和我的顏色盒子帶來，就可以給您畫了。」

忽然密臘貫叫了幾聲，兌來馬克才知道有兩個兵士走進店來要喝啤酒。他走進地窖下面取酒時，雷米因為菸斗的火已經滅了，便到櫃台上尋覓火柴。於是他瞧見在他旅

館對面房屋四層樓的客廳中坐過的那個矮老頭兒，正在店外大路上經過。這的確就是那個矮老頭兒，并且也就是那種長鬚和那柄雨傘。

「兌來馬克！兌來馬克！」雷米這樣連聲喊着。

兌來馬克剛好從地窖中走上。他抱住兩瓶啤酒笑着，立刻拔開塞子，給那兩個坐在座兒上的軍人斟出。但是雷米連忙牽住他的白布圍裙，急急地引他走到店門口。

「兌來馬克，您認識這位老先生嗎？」雷米指着那位彎腰曲背的好好先生，向他詢問。

黑人抱着兩隻酒瓶在他胸前，大聲發笑：

「自然，雷米先生。這是我的房東。他叫做薩禮艾先生。我正要找他給我修理樓頂。」

雷米一直牽住他的白布圍裙，連忙說：

「兌來馬克，千萬別向這老頭兒要求修理。」

隨後，他又用一種近乎威嚇的聲音說：

『你付了租錢嗎，兌來馬克？』

但是兌來馬克在這所房子住了二十一年，怎樣能說他不付租錢呢？

雷米又從兌來馬克口中，知道薩禮艾先生是個有錢的，他在諾爾曼第那些地方有些產業，時常在那邊居住，並且有一個古怪脾氣，就是時常用他的雨傘，去量那些公共建築物。

少年的雷米欣然高聲說：

『兌來馬克，我要給您畫像，給您畫一個將官樣子，您可是得將賣草藥的商人的外掛穿上，並且戴上沿了鴛鴦毛的禮帽，安上四個肩章，這行嗎？』

但是黑人拿出正經的神氣，反對這個辦法，他說：

『這固然是很體面的，雷米先生。但是因為皇帝的原故，不應當這樣辦，他倘若知道定要生氣了。他這時正躲在旁的地方呀！您給我畫一個穿了晚禮服的像，再在襯衣上畫三個金剛鑽的鈕子，就很像樣了。』

雷米回去之時，就從聖日耳邁大路的下坡道兒走，雖然他平常向不思索，向來對於圍繞他的和附加在他身上的事情從不關心，然而這次，自己覺得何以因為看見伏楊丁街的母女的老友，就異常關心了，因此也不免納悶。

● 密臘實為免來馬克所養的雌狗之名。

● 蘇奴格就是佛士丹第一的姓，此節所言開戰及蘇奴格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去世，均與歷史家之記載相同。

● 有色人為歐美人稱黃人或黑人之別名。

## 第九章

布朗許在費了長的時間，研究那封蓮青色的信，諸王節的晚景，那噴水池的密約之後，便得了一種思想上的概念。他不僅不想使雷米流血，並且在他那哲學家式的腦中，那合種人和這不可忘的惡作劇是毫不相干的。他仗着自信力的幫助，以爲了解那回公案真情。雷米高聲將蓮青色的信的執筆者，向他供出，他完全不肯相信。他用直觀上的堅確信仰，承認這封信是由一個清高憂鬱而世上罕見的婦人寫的。從一個統系的歸納方法——這也只有講玄學的人（*metaphysicien*）的神經，才能這樣辦——來斷定，哲學

家一直證明到底，說這婦人是一個丹麥國的公主，她名叫佛南伽，並且證明她因為得了一種奇異憂鬱的詩歌的影響，所以就走到四個主教的石像的噴水池邊，可是她不幸在她梳裝室內，早倒在那些陳列的熱帶花草中間死了；這種花草的香氣，本是很幽靜的，然而也可以殺人，布朗許承認這香氣是她對他用的愛情的象徵。

他一經由主觀的審查和偏見的搜索，將這幾件愁慘而風流的案件發現出來，便把詳情告訴勞春，勞春却以為這一點也不足為怪。結果，布朗許却因為自己前前後後對於佛南伽公主所發見的事，反將自己沉沒在一種多言的憂悶境界中了，他說：

『我應當從各種苦行之中，將這件使一個聰明伶俐的尤物致死的大罪懺悔。』

無數傷心的抽掣，在他那長於表現的鼻子上流露。他的言談也只有佛南伽了。他幾

乎只同這死了的她過活。他在這種懊喪之中，忘記向勞春借那套晚禮服，便將那鋪蓋馬的毯子裹住自己的身體，儼然包在一幅屍衾之中似的，悶悶不樂地在聖米奢爾大街行走。



「你們瞧，」他遇見那些牽住他的朋友們，便這樣說，「我現在穿孝呀！」

於是他將頭上指給他們看，果然有一件像黑縐紗的物件，在一件像帽子的物件的周圍圍住。

布朗許給佛南伽穿孝之時，雷米正向瘦貓館的女東家，表示一種日見增加的冷象。他失足也永不曾獨自走入這片店裏，就是同朋友們來的時候，也不肯離開他們，而走到那張和菲荆尼時常洗濯杯盞的自來水管相近的桌上，找取火柴。

他變了一個正派的人，專心畫畫。並且這時有一個用苦功的人，也在勞奮工場裏面，這是筋骨強健的漢子，鎮日袒開襯衣，露出毛鬚的胸脯，捲起袖子，啞口無言地修飾畫片。他那滿嘴落腮鬚子的鄉下人的頭腦，彷彿甚麼情感也不表現；那雙滾圓的眼珠，永遠楞着，然而甚麼也瞧不見。這就是波特乃了，菲荆尼所說的忘恩負義的波特乃了。他在豐登布露過了兩年的畫師生活，新近才從那裏回來，搬入勞奮工場修飾他的畫片，一面等候他在貂山租定的工場出屋。

波特乃懶於說話，并且也短於說話。他屈着身體，斜着眼睛，對着那塊畫布，手上端着一塊調色板，曾經用「也許」這兩個字，去答復那拿着燻得烏黑的菸斗的勞畚，使勁問他說的那些原則。

原來有一天，勞畚向他說：

「『絕對』這兩個字，是不能實現的，藝術家不能達到絕對的美。」

「也許」他這樣答復。

於是他仍然繼續畫畫。

他找到一個給他做模特兒的很偉俊的意大利男子，這人善於假哭，狡猾異常，時常偷竊他的菸草。聖呂西便利用這模特兒，試着實習裸體寫生。有時波特乃從他的矮凳站起，和活腹痛的腿，便給雷米一些短而簡的指示，隨後仍然歸到自己的畫布跟前。

然而有一天早上，他只坐着抓抓自己的長鬚，啃啃自己的指甲。雷米問他何以一點事也不做。波特乃伸手向窗口指着說：

「這個無聊的東西，使我不能動筆。」

這無聊的東西，原來并非旁的，就是那射滿在工場而炫耀人目的日光。

波特乃吃得很多，總在車夫們出進的飯舖中果腹。有時雷米談及瘦貓館，他只欣然微笑。有一天，他詢問雷米，那菲荆尼是否丰采如故。雷米費了許多引誘的方法，有天夜晚才將他引到瘦貓館。菲荆尼的面孔，紅得和牡丹相似，給他端了一份火腿。

「吃罷，波特乃先生。」她向他說。「這個不錯，這個還嫩。您瞧，肥的完全是雪白的。您不喝酒嗎？試試這啤酒罷；我在上月已經將這酒過在瓶中。您從前愛喝啤酒呀！」

於是波特乃吃着喝着，菲荆尼靠住他的椅子站着，睜開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向着這個偉大靜默男子的咀嚼動作出神。

雷米乘着這女掌櫃不會留心，便走出了那咖啡館。他安然嘆了一聲，彷彿一個釋了重負的人似的。

他正將走到家中，却撞見他對門母女的住宅的那個看門人，走入一家酒舖裏面；而

這看門人的老婆，又遠遠地離開宅門和一個賣果子的女掌櫃講話。於是他陡然得了一個理想；立刻走入這所沒人看守的房子內裏，試着窺探住在第四層樓的母女的姓名。居然他在信箱之上，找到這樣一個稱呼：『女紳士，馬丹魯邁爾。』

第二天，他從窗口瞧見魯邁爾小姐，正向那雀籠中，給白燕的水盂加水。他不知不覺用一種活潑的同情心的熱度向她注目。她也瞧見他，却慢慢地來避開他這種天真爛漫大膽包身的目光。這次，他已經辨別她不是一個孩子了，并且也很俏皮。

他在這個時期，到曲軌村去了好幾次。於是兌來馬克的肖像，便一步一步從布上顯出。這是一個惡劣不堪的肖像；然而兌來馬克却很滿意。他到了夜晚關閉了店門之後，便將這肖像擱在桌上，兩旁點起兩支白燭，按着他家鄉的伽命達曲子的節奏，獨自跳舞，有時還用他那帶著鼻音的嗓子，唱着，哼着。

密臘貫坐在他後面，莊重地參觀這禮節。有天，她將這肖像的油痕未乾的鼻頭，舐得不能辨認。結果這種損害，很容易地就添補好了。

有次，兌來馬克因為這肖像上，不曾有一個披了紅圍巾的奧莉弗畫在身邊，頗以為歉。然而他却依舊按例跳舞那個伽侖達曲子。

● 四人穿孝時，男子用黑紗圍在帽上和臂上以為標識。

● 凡一切做寫生標本用的人，無論男女，都叫做模特兒（Model）。

## 第十章

雷米起床之時，默念昨天已經將兌來馬克的肖像畫好，並且自以為這是很可注意的一幅。他欣然瞧到對面的窗口裏面，有一雙小手正在彈弄披霞娜；這雙手已經不是紅的了，並且彈弄的神韻，也不似從前的枯燥。但是他又瞧見那廳中懸掛的大燈，全體包在白色布套內裏，而那層向來靜悄悄的房子，現在卻亂烘烘地將家具搬動。

那雙小手將披霞娜關了，陡然就不見了，隨後又瞧見這雙小手搬了許多皮包，和許多裝女帽的紙匣子。雷米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動，便不離開這探視地點，並且極力監

視這所房屋的宅門。這種巡哨功夫經過了兩點鐘以後，他瞧見那看門的人，運送一堆箱子匣子，一乘街車停在門口，馬丹魯邁爾的女工，向車內裝載一些皮包和紙匣子。

於是他抓着他的顏色盒子，並且將書桌的盛錢抽屜中的錢，完全倒入衣袋內裏，光着腦袋，披着絨領結的短衫，趿着便鞋，連忙走下樓梯，奔到街上。他止住一乘路過的街車——這車夫正在詫異，立刻跳上，叫他跟住前面那乘頂上裝着一堆搖搖擺擺的行李的車子同走，在他止住這乘車子之時，正瞧見一隻裙角飄入前面車子的裏面。

這兩部車子穿過巴黎，連前帶後都在巴黎西站停住。雷米全身是臥房的裝束，跟住那兩母女上了車站石級。魯邁爾小姐轉身去瞧這位面熟的奇特旅行者。她帶着一種包含着嘲笑和欣賞的神情向他注視。他一直跟住馬丹魯邁爾走到賣票的窗前，聽見她打了兩張到阿微朗師<sup>①</sup>的票，他隨後也照樣打了一張，於是才休息一下。這時正是午後四點一十二分，火車却要到四點三十五分才開動。馬丹魯邁爾便和她的女兒同去寄送行李。雷米可以無需這一些手續，但是他却要辦點應用的物件。他飛也似地跑入附近街道

的一家衣莊，不問長短寬窄好壞，抓了幾套衣裳，將價錢向店伙手中一塞，這店伙却正想將這非常的主顧帶住。雷米告急似地喊了一聲：

「我要皮鞋！我要皮鞋！」

這店伙是一個尖頭，笑口，眼露凶光的猶太人，他冷冰冰地說：

「我們不賣靴鞋這類的貨。」

「那末，您腳上穿着的那雙呢，您賣不賣？」雷米哭喪着臉說。

但是這猶太人漸漸有點擔心了，便露出不舒服的面孔，因此雷米只好依然跛着便鞋，夾着那些衣裳望外就走，在這條大街的人叢中，將牠穿好。他在附近的帽莊抓了一頂帽子，飛也似地付了價。這時已經是午後四點二十七分了。他向車站飛奔，及至跑到待車室裏面時，又是午後四點三十分鐘了；這待車室收容一個跛着便鞋的客人，大概還是第一次呢！一雙深藍色的眼睛瞧着他進門，彷彿向他說道：「我們正等您。您的紺色面皮，配上您的短而新的衣，和您的便鞋，真算特別！但是您并不使我害怕，也不使我傷心。我們覺



得您很有我們所不嫌厭的那種膽量，并且更無惡意。這都是我們可以向您說的話了。此外的事，你和媽媽談論罷。」倘若那雙深藍色的眼睛真地這樣說，那末馬丹魯邁爾的眼光，一定要露出那種和母雞瞧見有人撒出麵包屑子去逗引她的小雞而露出的不安的神情了！

雷米任憑那母女獨自在一輛車上歇着，自己却安置在列車那頭的車上。剛好坐下，他便盤算在甚麼地方，於甚麼時候，用甚麼法子，去辦一雙皮鞋，隨後數數他的盤纏，一共還有二十一一個佛郎三十五個生丁，自己很爲安泰。末了，他想到：「偶然，我也許將來不鍾情於魯邁爾小姐嗎？」

① 阿徹朗師 (Avranches) 在法國西北部的海邊，屬於菲施 (Manche) 省區域內。

## 第十一章

雷米走了八天之後，各兌先生陡然大發教育上的熱心，帶着一本達西特的著作攔在衣袋中，向着伏揚丁街的那個旅館走。他到了旅館才知道他的高徒失蹤。陡然，他的至尊無上的額頭之上，覺得有一陣憂慮經過，倘若他額頭是一面鏡子，或者是天空，那末太平洋的水鳥和兩世界的星宿，大概都可以照見。思想高尚的人，總比普通的人多一些預測。各兌先生這時正有一個預測。所以便丟開往日的嫌隙，而走入勞奮的工場。

雕刻家對於雷米失蹤的時間和地點，都毫無把握，因此甚麼也不能向他說。但是他

將各兌引到菲荆尼店裏，她對於雷米的失蹤，抱了一種不能說出來由的傷感。但是她慢慢申述她對於這種變局也不肯漠視。她所擔心的，就是雷米是否因為愛情失望才有這舉動。這樣能使盡人滿意的婦女固然很多，但是她自己却不是這一種。她并不曾做了甚麼可以使雷米因為波特乃而吃醋的事情。結果她聲稱她是個正經婦女，絕無問心有愧的舉動。她指着那幅做招牌的瘦貓，證明她的清白，於是便走入她時常洗濯盤盪的黑暗地方去了。

各兌納悶地回轉貂山上面。第二天仍然坐了電車下來，再到勞春的工場裏面，他原來選擇了這個地點，做施行方法的中心。他遇了哲學家布朗許正睡在馬毯中，專心編纂一部討論愛情的書籍。他的主見甚多，隨口向各兌提出：

『愛情要在兩個永不會相見的人之間發生，才是絕對的。兩個靈魂要在永訣中，才能完全和協。寂寞是真確的渴念所必要的條件。』

各兌對於這種高尚學科的言論決鬪，不免舌戰一番。隨後他問哲學家近來曾否遇

見過雷米。

雷米失蹤，布朗許本來完全不會知道，這一問可叫他那哲學的頭腦中，湧出一種自以為是的直觀。一眨眼，便有許多事體在他眼前發現了。他以為這個失蹤，對於佛南伽的死亡，不是沒有一種密切的連絡。在這公主的淒慘而有詩意的末路之前後環境中，雷米的秘密行為，適足使雷米在自己的靈魂中，留下一種不可消除的後悔，這個少年人外貌雖像輕薄，然而實際上却是一個陰謀家。

「公主是應當死的，」布朗許安然接着又說，「她非死不能使她對我所懷的愛情，實地達到絕對的。但是雷米將公主給我的好幾封信——這個我由直觀證出——通通沒收，只用一種胡鬧的開玩笑的方法，將末後這一封給我，這真是犯了一個罪惡，因此這罪惡就許必然引他到自殺的路上了。」

布朗許發揮這樣的論調，他那鼻子，就在那怒目之下紅臉之上不住地顫動。這時恰巧勞奔來了，他便牽着這舉着雨傘在頭上亂攪的不幸的教師，同到街上。

「我那位可憐的哲學家，」勞奮大聲說，「他從來不會有頂好的理想，腦髓裏面裝着一粒紅燐，這是個聰明智慧之士，但是布朗許却有兩粒。那就是不幸的事！」

勞奮記憶到雷米曾經歡歡喜喜談過一個在曲軌村開飯館的黑種少將，以為這黑人一定知道一點，並且自己早就很想會會他。

他們上了電車，走到星辰廣場，仍行徒步。勞奮遇見頭一戶咖啡館，便不知不覺地拉着各兌進去，於是對着啤酒杯子，發出滔滔不休的議論。各兌聚精會神地答復他。他并不細聽，却胡亂地似答復非答復地議論。許多完美的原理，就這樣地流過了。陡然雕刻家伸出拇指向空中指着說：

「我們也許有個法子，可以使這個物件變到不刺眼的地位。」

原來他指的那個物件，就是那座凱旋門。他接着又說：

「這法子是很簡單的。但是您一定知道大家想不到。我們只要在建築物的腳邊，佈置幾家數目般用的修理舊鞋的舖子，代寫書信的桌子和賣油炸薯條的攤子；尤其是由

這種油炸出來的煙子格外有用。這些小店，自然和那些不合宜招牌、無意味標識一般骯髒。我們允許這些蓋造小店的人，可以將凱旋門的石頭取去備用，尤其是那些砌在角上的；這些石頭，都很有負重的力量。至於原日安放石頭的地位，自然成了空洞，我們再用泥土填實，還播些橡樹和穀皮樹的種子。日後這兩種樹發生，那高矮參差的綠葉，便可以將凱旋門的灰色單調面目，遮蓋一些，而且那些樹根，鑽入磚石的縫中，又可以將牆之迴環曲折的裂縫掩住。此外多種些長春藤，但是這種蔓生植物是容易活的，他本在石頭上生活。并且還可以由風，或者雀子，在牆縫的灰土中移植一些丁香樹，這種樹同老的牆壁最易結緣；并且那些飛來的種子，還多着呀。虎耳草最愛濕氣，野薔薇和爬壁虎，更容易發葉，將來一定能四處蓬勃的蔓延。而建築物的脊上，定可以有些鴿子做窠巢。燕子却在穹門下面歇宿。鴉羣又因為野鼠的屍體，引誘過來，每到黃昏便在瓦頭上爭鬪。於是經過了這一種智慧的經營的凱旋門，才可以使得詩人向他注目，使得畫師給他寫生，便成了藝術的作品了。堂倌，給我添一杯波克啤酒！』

看看天將晚了。藝術家 and 思想家都說不再向前進，於是便仍然搭着電車回到貂山。

● 凱旋門爲巴黎有名的公共大建築物之一，其地點即在星辰廣場。

● 爬壁虎爲一種藤類植物，一名薛荔。

## 第十二章

當馬丹魯邁爾和她女兒搬在阿微朗師附近一個靜僻的海濱的一座石牆草頂的小房屋中時，那個喜笑顏開而飽染海風的雷米，正帶着他的顏色盒子，走到鄰近一個趕集的會場中遊行。他身上只剩下十四個佛郎七十個生丁了，但是却得了一雙皮鞋。許多兩隻輪子的貨車，在場邊成行擺着。場中的來往往復的棚帳之下，男婦雜坐，人畜麇集。婦女們多半圍着棉料的圍巾，頸上繞着金練，穿着平坦無褶的短裙，沈毅地靠住貨車站着，并且用心防守。還有些男子，身穿藍布汗衫，坐在集滿了蒼蠅的小酒店中，喝着酒商議生



意。

雷米從一枝刺楓下面經過，并在小酒店的一張桌上，布置他的紙張鉛筆。他畫一個肖像，隨後，又一個，隨後，又一個，隨後，所有瞧着他的鄉下人的肖像都齊備了。每個肖像，他討價一個佛郎。但是大家的錢袋，竟不肯解開鈕子。

『去找您各位的女相好罷，』藝術家說，『我將給她們畫像。』

人堆中忽然哄動一下，三四個興高彩烈的漢子推了一個胖胖的女子過來。她衣裳收拾得很清潔，并且滿面緋紅，張口笑的合不攏。雷米給她畫了一個像，但是只可以從像上的髮髻和十字架，去辨認本身。於是那些漢子中的一個，從他的羊毛襪子內裏，取出一個佛郎送給畫師，并且將那像折成四疊，塞在自己的短衫袋中。

羣衆的意思，以為這位從巴黎來的畫師，畫得很像，於是雷米回家之時，衣袋中竟添了幾個銀幣。

他住在馬丹魯邁爾住的那村中的一片頂壞的客棧內裏，第二日，他已經在擺列許

多浴房①的海灘上出現了。

遠接天空的蔚藍色的海水，慢慢漲高，帶着海沫的微波，顯出油而綠的調子，在沙灘上沖蕩。一種和而溼的空氣，一種變化不測使都市居民的皮膚感受柔而熱的空氣，在天空流動。從橫裏鼓蕩過來的颯颯微响的風，很像對於巴黎來的女遊客們的服裝，故意戲弄。許多長身玉立的婦人，身上穿着浴衣，頭髮包着膠布帽子，成羣在波邊往來奔跑。雷米找着了魯邁爾小姐，她頭上的紫色絲巾，正迎風飄蕩。

他幾乎想抱住她的項頸，但是他瞧見薩禮艾先生正從一條小路和沙灘拐角的地方走了出來，——他的白色長鬚和雨傘都仍舊是一樣的。

「薩禮艾先生，你好，」他向這位不免驚訝的老頭子說。

十多分鐘以後，他們便成了好朋友了。

「我最愛那些老的建築物，」薩禮艾說，「我費了三星期的功夫，將聖米奢爾島②上的修道院的圍牆，通通量度過一遍。由於我個人的一種特別慣習，我用我的雨傘計數

短長。因此知道院中圍牆的高矮，平均是七十二倍雨傘，而教堂內裏正中的那些柱子，也不在三十七倍雨傘，三倍傘尖又兩倍傘尖的鐵包頭之下。」

薩禮艾探聽得雷米是個圖畫家，異常高興。他們商議妥洽，彼此聯合在阿微朗師找事業幹。薩禮艾量度那些歷史的建築物，雷米就畫那些建築物的形像。

「請你給我向馬丹魯邁爾介紹罷，」雷米說。

於是雷米在這好好先生說過：「這是雷米聖呂西先生，海帝國前任總長阿立多聖呂西的哲嗣，」這幾句話之後，他便在那位驚訝無言的馬丹魯邁爾和那位張目而微笑的魯邁爾小姐之前鞠躬。

這天夜晚魯邁爾兩母女，都倚在窗口，呼吸那帶鹽味的空氣，玩賞那蕩漾的海水上面的新月。

「我的孩子，」馬丹魯邁爾說，「但是，他的家世，他的財產，和他的品行，我們都全然

不知道。」

「媽媽，但是我愛他，」她女兒使着坦白的勇氣大聲回答。

「你說甚麼，約翰妮呀？你并且還不認識他。」

約翰妮的雙眼，閃出嬌憨而略帶強倔的光，向她母親說：

「媽媽，我雖然不認識他，但是我承認他呀！」

● 海邊浴房，爲木製的小屋子，形狀正和國內鐵路四等車箱相似，浴客於未入海之前，先在浴室內裏更換衣裳，然後入海。浴畢則再入室更衣。

● 詳見第十四章。

## 第十二章

亞立多聖呂西又到巴黎來了，經過了十二個鐘頭，還不會看見他的兒子。他枉費心力，在車站找他，在旅館等他，始終連人影兒也等不到。這種不見面的事情，不免使他冒點兒小火；他的神經，在這長途旅行的疲乏之後，瞧了這旅館的寂寞寒窗，便回憶到海船的顛簸和快車的搖幌。所以他更覺睡的不安寧，一大早便醒來了。滿身不自在的意味，使他的頭腦異常煩惱。

他在一乘向着上坡道兒的街道行走的馬車內裏，歪着身體躺着，想起各兌先生給

他兒子雷米這樣毫無精采的教育，臉上露出全副不高興的樣子。四年的光陰過去了，雷米還不能在中等教育的考試及第。將來的結果，不過和他教師一般兒可憐，但是却還高尚。當初自己在政客出入的咖啡館中，瞧見各兌那種幹練，那種口才，對他的期望，不免很大。自從他做了雷米的教師之後，他從他那些信中所發的空而泛的議論，就不免納悶了。此外亞立多對於雷米，因為他不曾到車站和他父親吻頰，更覺憤怒。這時街上的油炸薯條的香味，使他鼻孔發癢。他那乘由一匹低頭、長舌、伸着脊梁、不避鞭子的瘦馬所拖的車子，慢慢地登山。末了，那車夫不發一言，將車子停住。戈丹街的一百六十級石磴，已經在車前矗立。

亞立多走下車來，拿一個五佛郎的銀錢，向那車夫——這是個滿面癩疤滿車塵土的大漢——一交，那車夫一言不發，接了這銀錢放在齒縫中咬着，於是寂靜無言的現象發生了。他從他坐位上，將他一大堆的身子慢慢移動，伸手向一個衣袋中一摸，拿出一個口袋，隨後他又停止動作，監視那匹暴躁而不住動彈的牲口，他又在另外一個口袋內裏，

摸索了一下，隨後將牲口向前拉了幾步，使牠和那乘停在傍邊的板車離開，才從他紅色坎肩的內裏，摸出七個銅蘇，拿給這位怒氣冲天的旅行家一看。這就是他能找還的零錢。他甚麼樣的零錢，一個也沒有了。亞立多憤然轉身就走，耳朵裏只聽見車夫一面鞭打牲口，一面還在自言自語。他的一雙簇新的漆皮鞋子，在戈丹街的不整齊的石礮上，發出「一叮一叮」之聲，從這條崎嶇而在盛夏的氣候中滲出臭而濕的液汁的路徑，一步一步上昇。末了他轉到屋內的溜滑樓梯上，便向一張綠苔滿面的門邊，將門鈴的錘子拉動。歇了好一會，門才半開，一個纏着印度花布的腦袋從內裏鑽出。這就是那位「高尚」的人了！原來他被鈴聲震醒，跳了起來，連忙將一條結了許多爛泥乾垢的褲子，又在兩腿之上。一陣菸草的味兒在空氣中混雜。經過了無數相連的消耗體的昏暗日光，很費事地從污穢的玻璃中透進這屋子裏。許多的政治諷刺畫，用針在牆上釘住。梳洗架子上面，亂七八糟堆了一些油垢斑斕失裝脫殼的書。一塊胰子、一柄梳子、半隻圓麵包，同在書桌上和一些鈔本、一些字典混在一處。這種窮困的境況，將他這樣的懶惰和凌亂的習慣，

都洩漏了，聖呂西先生睜眼向這屋子一瞧，就知道這位教師如同二十年來，全在那些咖啡館中過活一樣。這個不幸的混血人，因為裝點他自己的莊嚴，祇好極力責備自己住宅的凌亂。

「恕我，」他鞠躬向這前任總長說，「請您恕我在近代隱士的亂七八糟的囚房內裏接待您。」

接着，他將身子豎直，又說：

「十九世紀的修道者，就是我們！」

於是他偷偷掩掩將那褻瀆他書桌的梳子和殘麵包塞在他的衣袋中。

聖呂西先生此時心中，應當明白以前完全是自己誤了自己，却不是旁人欺了他。本來各兌先生如何能欺人呢？這條墜在泥中的壁虎是可憐的，但是倘若在亞立多的心中，有一種奇異的情感，那就必是憐憫了。他祇能自負其責，並且這是他寬恕那胸無城府的教師之最少的分量。他在盛怒之下，咬住雙脣，縐着眉頭瞧着。但是，他立刻勉強裝出一



種不自然的愉快。他用強健漢子的高調嗓子，發出一種和藹的聲音向他說：

「我親愛的各兌先生，請您恕我從牀上將您鬧醒。我第一個拜的客就是您，我還不會到別處。我們就去帶雷米罷，我早就將我到巴黎的時刻，告訴給他，他却毫不注意。我非撕他的耳朵不可。」

這幾句話，可把這位教師嚇壞了，他將腦袋高高抬起，瞧着在他頂上那副喜怒莫測的混血人的面孔。

各兌勉強微笑，吞吞吐吐說他這天已經給雷米放了一天假，大概學生定然是到鄉下散步去了。

這不幸的教師也只能混過一天。他這日費盡心力四處尋找，然而甚麼也不曾發現。第二天一到早上八點鐘，聖呂西先生就到這囚房裏來了，但是這位十九世紀的修道者，却已經將牠收拾清楚了一點。自己身上也潔淨一些，並且還繫上一個白色領結，他裝出毫無感觸的樣子，這樣子使他在這儀節中格外顯得莊嚴。蘇奴格手下的大臣所給

他的恐懼，並不是他唯一的痛苦。因為他在洛堂巷中，信用并不大，並且手中只剩了二十個蘇，看着已經到了絕地了。每月他到海蒂國領事館所領的二百佛郎，大半消耗在他欠各種商家的按月分交的款子上面。因為他是個正直的人。從這筆款子所剩下來的數目，不能供他消耗多時。而他最長的手段，就是揮霍金錢。

他跟着聖呂西走出，完全被不安的心理將他弄成昏頭、盲目、失去性靈的了，然而一步一步地漸視為無足重輕。陡然聽見海蒂國人向車夫說出伏楊丁街這個名詞，又將他驚醒。他心中又盤算還要混過幾個鐘頭。

『親愛的先生，』他說，『我們大概只能在午後我授課之時，才有找到雷米的運氣。』

亞立多固然毫不信任各兌，然而也疑心他給雷米遮掩甚麼事情。於是決定沈機觀變，裝出十分和藹的神情答復他：

『也好，我們去吃午飯罷。各兌先生，你應當餓了。』

他們在那大街上一引飯店中，吃他們的午飯。這教師吃得不多，却驚心吊膽地瞧着那個混血人大口吞嚼那些滋養體力的肉食。他從來不曾覺得這個人有這般大，有這般寬。筋肉努起的肥健胳膊，從他那扣着金鈕的袖口露出，他談天的聲調，諧和幾與小孩的聲調相同。他那炯炯的眼光，只低頭轉動，彷彿帶着信仰心似的。然而這種信仰心，卻使這教師增加憂悶。這頓飯吃得很长，并且吸菸喝酒。然而畢竟完了。於是堂倌奉命找了一乘街車，將這教師和這為人父者，一齊向伏楊丁街輸送。

這教師希望上帝顯靈。他只候得着天意，使雷米坐在他的房中，讀他那本達西特的著作。

那旅館的女掌櫃的第一句話，簡直和霹靂相似。她說：

「雷米先生，並沒有重新出現，我們應當報告警察。」

於是亞立多將兩隻胳膊又在胸前，轉身瞧着各兒。他滿臉氣得發青，雙唇潔白，兩眼滾圓。咬着牙根，咽着嗓子向他詰問：

「他到那裏去了？他的事情，您應當向我負責？」

隨後他伸起那隻肥健的胳膊，抓住了教師的胳膊，而這位教師因為在旅館櫃台之前，地上并未會開縫，只得抬頭瞧着樓梯。聖呂西向旁邊瞧了一下，看見許多銅的燭台，擱在一張小桌之上，還有許多帶了號牌的鎖匙和許多發賣美酒的廣告，這都是表現一種歐洲文明的物件。倘若他瞧見他的四周，是他島中的那些山水樹木，就一定不免任性地扼住這教師的嗓子了。他因為尊重大陸上的習俗，極力忍住脾氣，從從容容說道：

「在您未曾找到他以前，我不和您離開。」

於是驅車往各處的奔走，就從此開場了。各兇到處引導着這一言不發的混血人。他又隨着他，同在一家闊的飯店晚餐，受了堂倌們的微笑致敬和精美食品的滋味。當晚，他在那大旅館裏面的鋪着很厚的絨毯的樓梯上登樓，身傍還隨了那個躲避不開的伙伴的長影子和他一同走。他一經走入一間很好的房子以後，那門上的鎖匙立刻就被入旋閉了，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在這種華美而愁慘的生活之中喚他時，才行旋開。一乘

久在門口等候他們的馬車，將他們載上，於是竟日奔跑。他們走進瘦貓館。菲荆尼向這爲人父者，爲他兒子陳述許多關係。她還說她曾經給雷米先生補綴衣衫。有一次爲着他，她幾乎掉在火裏。她不是一個大家常常見得到的婦人。

『您到屍首陳列所去看看罷，』她嘆了口氣說。

她跑到廚房中去了一次，隨即出來，然而鼻子紅了，眼皮繃了，手中拿出一篇雷米未曾清結的賬單。

她趁着機會，又向各兌，提起他欠她的酒賬。但是這鐵漢又忘記攜帶他的錢包。并且他也不爭論。他完全被這活動的監禁方法，使他失去主意了。隨後亞立多又將他從瘦貓館帶到勞畚的工場。雕刻家抓着自己的金黃色的鬍子，口稱那表揚被獨夫摧殘的人民的紀念塔，他還不會弄好。他正研究西印度羣島的特產植物。他將一個已經大半埋沒在書堆中的畫架，指給亞立多瞧。

『這是雷米的畫架，』雕刻家說，『少年已經開始學油畫了，他有猴崽子一般的刷

溜手腕。」

「我的兒子是個畫家！」聖呂西驚訝的喊着。

隨後他用一個手勢——這手勢在他，應當已經慣了，將那教師推在那乘候着他們的馬車裏面。於是他們走到警察總廳；走到帝翁家中，他正坐在兩柄交叉的舞劍下面吟詩，書桌上擱着一個骷顛，和他相對。他們又走到美而西家中，他正和一個身體強壯的穩婆過同居的生活。他們又走到巴黎附郭的巴第唐爾村尋找波特乃，他正在工場中畫油畫。他們又走到一個名叫馬利的姑娘家中，和一個名叫魯意絲而稱亞立多做「爸爸」并且和他開玩笑的姑娘家中。

有一天，在一頓很精美的午飯之後，各兌瞧着馬車就要來載他了，便向聖呂西要求，無論如何，他總得許他回家中去拿一件汗衫和幾雙襪子。但是爲人父者並不回答他，只吩咐車夫，在他們將要遇到的最近第一個汗衫店前，便將車子停住。

這天，他們走到兌來馬克家中。那個永不會瞧見馬車停在店門前的密臘貫，不住地

亂吠。兌來馬克到了瞧見皇帝的那位前任大臣走下車時，不免驚喜交併。他說：

「是您，聖呂西先生！」

他說了之後，那張大嘴依然開着。

他偷眼瞧着那乘馬車中，深恐蘇奴格躲在裏面。但是瞧了之後，又向亞立多微笑，這就是表示他已經放心，於是便跑入地窖，去取幾瓶啤酒。

在這個空兒，聖呂西便細心審察那個已經配上了金色框子而懸在櫃台椅子後面的肖像。

「這可不是，先生，這可不是一件體面物件嗎？」那黑人從地窖邊露出腦袋向他說，「這是令郎雷米先生給我畫的。他真聰明，雷米先生。」

這爲人父者楞着兩隻滿眶怨恨的眼睛瞧着這教師。這事就完了。

兌來馬克從這前任大臣口中，聽見雷米杳無蹤跡，便想了半天。他兩眼半開，正和一隻半睡的雄貓一樣，又彷彿是注視密臘貫的眼睛似的。末了，他點一點頭，露出宗教家莊

嚴態度說：

「先生，愛神將少年人運走了，世界上的少年人，總被愛神引動，正和我們非洲的那位站在裝蛇的籠子上面跳舞的伏多神的兄弟一樣。一個有年紀而能料理飲食的婦人，是一個好物件。但是一個年輕的女子，也一樣是一個好物件。」

他說到這裏就停住了。聖呂西便問：

「您知道我的兒子在那裏嗎？」

「是的，先生；他在那個年輕的女子所在的地方。」

於是聖呂西問他所說的那個年輕的女子所在的地方。他說：

「我不知道。」

他說完，又露出小孩的神情而微笑了。

聖呂西不能得到多的消息。便將那教師和他的那包汗衫襪子一齊推入車中，並且懇求兌來馬克，倘若他將來知道有關雷米的消息，便請快快地通知他。



輔幣。

① 法國錢幣，用佛郎做準個，每佛郎包含一百生丁，價值五生丁的銅幣，名爲一個蘇（Sous），即最小之

## 第十四章

兌來馬克渾身著了一套黑衣。他從這套紳士裝束中，露出很安逸的神氣，於是那大旅館的看門人，爽利地將上樓梯的道兒指給他。

『早安，先生，』他向亞立多說。『我此時知道雷米先生所在的地方了。他在那個年輕的女子所在的地方，而這年輕的女子，住在阿微朗師的海岸。』

隨後，他便細述他曾經從好幾個機會，窺見了那少年人對於曲軌村一個地主薩禮艾先生，很爲關心，於是便想出這一定是爲一個年輕女子的原故。他又曾經從肉店和麵

包店的掌櫃口中，打聽了這薩禮艾先生家中並沒有多的親族，是一位和寡母住在伏楊丁街的年輕孤女的保護人。這年輕孤女生得俏皮，大家都這樣說。目前他又知道薩禮艾先生在阿微朗師和這孤女相伴，因此他毅然斷定雷米也在阿微朗師。他自信即令猶太的預言家，也不能另外得甚麼再好的猜度，即令站在裝蛇的籠子上面跳舞過的人，也不過是一樣的。

亞立多連忙從「監牢」內裏，將那位和這種甘肥而恐懼的生活已經漸漸習慣的教師提出，於是叫他檢點箱子。這句譏諷的話，只好叫各兌先生睜開兩隻像哈巴狗兒受苦的眼睛，向承塵板上望着。於是亞立多叫大旅館的茶房買了幾塊大的手帕給他，他便和亞立多在諾爾曼第●鐵路線上一同搭車走了。

這兩位旅客同在阿微朗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邊的日光，剛好只有一線照着那深深地藏在海灣中的聖米奢爾島●的時候，聖呂西先生便拖了各兌先生走到開赴附近村莊的公共馬車跟前。他坐在車中前部，而將各兌放在後部，並且用兩口箱子將他

圍住。

到了海灘邊了，那時的天色甚好，空中微有薄雲，聖呂西將他的「犧牲」關閉在一家旅館的屋子裏面。這旅館的女掌櫃，在受過詢問之後，便說雷米先生已經拿着顏色盒子，同着薩禮艾先生，到海邊的石壁附近去了。果然，走了十來分鐘，亞立多便看見他兒子正在安安穩穩地對着岩石寫生。這時這為人父者的心中，既想拿手杖撲他幾下，又想張開兩隻胳膊去擁抱他。到了雷米飛跑過來將他的項頸撞住時，他簡直不知道應當用這兩種欲望中的那一種才好一些。

他現在已經不是他父親在四年前看見的那種討厭的大孩子了。他是一個強健的少年，神情醒豁，氣色鮮潤，不住地微笑。

「這是甚麼幸福，您到這裏來了，爸爸！」他大聲喊着。「爸爸，我曾經給您寫過信呀！現在我向您介紹薩禮艾先生，等會兒，我再給您介紹馬丹魯邁爾和她的女兒魯邁爾小姐。」

薩禮艾先生連忙丟下雨傘，停止度量岩石，向亞立多鞠躬。

這天晚上，亞立多先生在星光之下，盡情顯出合種人的殷情樣子，挽着馬丹魯邁爾的胳膊，在海灘上散了一回步。

雷米在約翰妮身邊伴着散步，瞧着從天空射到年輕女子的圓潤面龐上的新月微光出神。她轉動那副如同紫羅蘭含着仙露一般的媚眼兒，微露着那副在月光之下可以略略窺見的粲齒向他說：

「媽媽從前不懂，簡直一點也不懂何以您光着腦袋，<sup>㉑</sup>趿着便鞋而穿着外褂和我們同時旅行呀。但是我早已懂清楚了，這因為您想娶我！」

亞立多聖呂西和他兒子雷米聖呂西單獨相對時，露出恩威各半的面孔，他說：

「她很不錯，這年輕的女子。你殼不上娶這樣的一個。我不會將你在巴黎過的生活，說給馬丹魯邁爾聽，這是我的失計。糊塗小子，你知道畫一點兒畫嗎？」

陡然，他在自己頭上敲了一下，大聲喊道：

「各兌那個混蛋，我還將他關在他屋子裏面呢！」

● 諾爾曼第 (Normandie) 爲法國舊時之一省，現分爲數省，非施省卽其中之一。此鐵路爲法國西北部的主要路線。

- 聖米奢爾島 (Mont Saint-michel) 爲法國名勝之一，在阿徹爾師附近的海灣內。
- 歐洲人的交際場中，男女賓主挽著胳膊散步，視爲最敬的儀節，而與戀愛的表現無關。
- 歐洲人入門必脫帽，出門必戴帽，光着腦袋走路者甚少。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新 譯 中 篇 小 說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獄中記……………汪觀泉譯 六角五分      | Wilde: De Profundis and Ballade of Reading Goal | 遺產……………秋濤之譯 三角五分        | Guy de Maupassant: L'Heritage | 一生……………林蔚南譯 册二元二角                     | Guy de Maupassant: Une Vie | 憂愁夫人……………胡仲持譯 九角 | Sudermann: Frau Sorge | 我的生涯……………李藻譯 四角五分                | Tolstoi: Ma Vie       | 盲樂師……………張亞樞譯 七角  | Korolenko: Slepoi Muzitant | 灰色馬……………鄭振鐸譯 七角五分 | Ropsin: The Pale Horse | 小人物的懺悔……………耿式之譯 五角 | Andreyev: Tho Confessions of a Little Man | 嘉爾曼……………樊仲雲譯 四角五分 | Mérimée: Carmen |
| 綿被……………內山花袋著 夏可尊譯 四角五分 | 波華荔夫人傳……………李青崖譯 一元二角                            | Flaubert: Madame Bovary | 波納爾之罪……………李青崖譯 一元             | France: 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 羅亭……………趙景深譯 七角             | Turgenev: Rudin  | 貴族之家……………高涸譯 一元       | Turgenev: A House of Co. tlefolk | 河童……………芥川龍之芥著 黎烈文譯 五角 | 他們的兒子……………沈餘譯 四角 | Zemacois: Their Son        | 一個人的死……………沈餘譯 四角  | Palamas: A Man's Death | 菊子夫人……………徐霞村譯 八角   | Loti: Madame Chrysantheme                 |                   |                 |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新著短篇及中篇小說

- |           |       |      |            |      |      |
|-----------|-------|------|------------|------|------|
| 未厭集……………  | 葉紹鈞著  | 六角   | 春雨之夜……………  | 王統照著 | 七角五分 |
| 線下……………   | 葉紹鈞著  | 七角   | 綴網勞蛛……………  | 落華生著 | 六角五分 |
| 隔膜……………   | 葉紹鈞著  | 五角   | 空山靄雨……………  | 落華生著 | 三角五分 |
| 火災……………   | 葉紹鈞著  | 六角   | 以上為短篇      |      |      |
| 小說彙刊…………… | 葉紹鈞等著 | 四角   | 一葉……………    | 王統照著 | 六角   |
| 超人……………   | 冰心女士著 | 四角五分 | 黃昏……………    | 王統照著 | 六角   |
| 瑪麗……………   | 敬隱漁著  | 三角   | 旅途……………    | 張聞天著 | 六角   |
| 海濱故人…………… | 應隱女士著 | 七角五分 | 老張的哲學…………… | 老舍著  | 一元   |
| 慘霧……………   | 許傑著   | 九角   | 趙子曰……………   | 老舍著  | 一元   |
| 醉裏……………   | 羅黑芷著  | 八角   | 芝蘭與茉莉…………… | 顧一樵著 | 四角   |
| 孤雁……………   | 王以仁著  | 五角五分 | 以上為中篇      |      |      |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Series

# Le Chat Maig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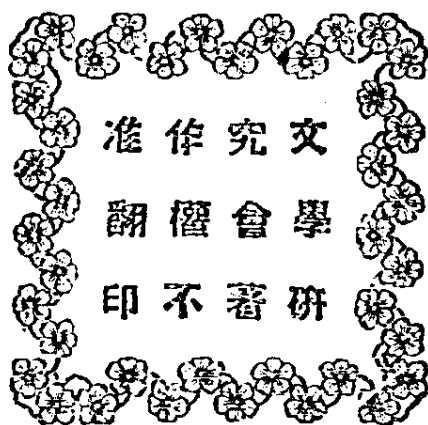
By A. France

Translated by T. G. Le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藝林外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法郎士

譯者 李青崖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平 天津 保定 濟南 太原 開封 濟南 濰縣 西安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藝林外史  
高昌文玲  
四月十日  
一九五一年

